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纂

兩京

南直隸

江賊何旺李七列傳

何旺。蕪湖盜也。甲戌夏。縣令倪湯。以民事適旁近郡。先是旺與沙璦等。公行江上。桴鼓晝鳴。一日道蕪湖。見縣無城郭。心竊數數然動。廼相與謀曰。盍不入其庫而奪之金乎。璦曰。毋妄言。妄言覺矣。是日微使人走縣庭。會縣令出。庭中空無人。於是乘夜半。鐘鳴漏

盡巡徼吏及司庫奕仁能皆𦢊臚，狂乃以二百餘人循墻而進，執司庫，奪庫金，凡伍千八百七十八兩伍錢。覘縣事者丞李亞春，見賊勢盛，弗出，望等得揚揚盈囊而入於江也。旦日出，亞春即請於備兵使丁應璧及太平守錢立貴，江防使陳所敏迺簿責把總承應奎、指揮戴冕，百戶徐鑾，巡徼之謂何。於是罰治司庫，賣子鬻產，猶不能償其什一二。而迺使使者疏捕江干。既四面而出，是時諸偷固知我邏卒追逐急也。乃相與議，議分金別去，而狂等僅遺六人，皆攜一千一百七十餘金，直走太興馬橋鎮，佯為賈人，收買禾

悉以示毋疑所在見貯銀皆有鑿字疑此必庫金因使邏卒執之鄉鎦縣庭中鞫問果蕪湖冀所爲略庫盗也居頃之操江使董堯封及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鮑希顏蔣科皆輕重當備兵使以下罪以請而尚書傅頤給諫蔡汝賢王頤亦劾　奏其事先是春二月儀真卿大夫曾三省被盜焚燒男女十四人以故廷議爲江防計至悉而　上亦幸念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乃問諸兩臺且　詔謂科道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有功者便苛責搜求無已因循踈怠玩時失事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事下

吏兵二部問狀於是大冢宰張瀚大司馬譚綸覆
奏與臺諫所請同　詔迺寬假宋儀望以望視事日
淺也而獨董堯封謫外任貶秋一等巡江諸御史侯
滿歲考察承應奎等附住李亞春免官皆付罪行間
提邏李大索諸偷於江上也居二月備兵使王叔杲
捕獲偷長陳子朝孟其等　詔梟斬以徇江上
李七江都盜也專與小巷胡雲儀行江干丁丑冬七
等道江都而會鹽商宋國徵居歛關頗以財賂七邇
與其黨呂守誠謀曰吾儕得執此人足吾事矣不堅
城何而比丘日淵樂幺前日阿僧自有奚七[illegible][illegible]也是

夜夜漏十三刻皆後先乘背而入直馳國徽室奪其金千餘兩及塩引首飾諸什物亡筭是時鍾鳴漏盡矣而縣道倉卒不及聞以故諸偷得亡恙七等既得金欲出城急即佯爲巡徼兵欵欵然走北關索魚鑰而監門石恒等固疑此必非巡徼兵也堅弗與七等竟斬關而去旦日江都令秦應驄及巡徼指揮王表同知張民範請於太守虞德燁因移備兵使陳文燠檄所在大索江干不可得而是時李七李憲等三十七人已揚揚鼓行而至秣陵迺且莫遊於酒人乎從歌兒舞女飲醇酒大自媮快也而東城兵馬使劉檠

使番兵呂甫等偵之。且得其狀。即逮捕。以檻車膠致
臺御史張岳所。於是請於 上先是棨收捕呂得茂
而南司馬翁大立至。是請以棨遷應天俸行兵馬事。
或先加五品服俸。以旌其功。是時。 上怒諸臣隱匿
不報。皆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與給諫裴應章劾
奏其事。而會大祫。 上復詔急忙論 奏塞責且不
究。於是大司馬覆請。 上幸賜文煥告。罰虞德燁秦
應驄。董光裕俸凡三月。張民範等。下御史逮問。 賜
劉棨服俸視五品。而復申之曰。近來地方官。以捕法
嚴。往往隱匿避罪。或諱言賊情。務爲無事。反責失主

妄報以致盜賊滋多將來必成大患 欽哉王言其誰不凛凛於明威乎 上寧寬假其期務在收捕而已先是李憲等繫獄衍會集飲中貴人高順所憲見獄外獨陶葵守之迺越獄毆傷葵仆地即走奪屠者馮五刀殺市民秦果李鳳以畏阻追亡者既行至正陽門監門中貴人劉忠使使者馮欽馮玉執之就吏於是給諫王良心劾 奏弊至備也

讚曰

善哉乎宋公鮑公所條對諸計晝也余嘗南到新安西過江淮矣而江盜礦盜最號爲强盛迺欲盡緣江

居民。編爲保甲。而以洲長隊長統之。假令蚤行廿䜿。則豈復有何瓩。李七哉。至若黃山。良禾嶺。及大鯆嶺。皆請增巡司。此尤所以深爲磺計。余每覽是疏。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海賊嚴大邦列傳

嚴大邦海上巨盜也與王安宗楊善先是沈璧以保姦依漢法適邊戍之遂逃而歸乃嘆曰人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吾豈能長嬰大罪而以一戍卒老死塞上乎即買舟走海上與嚴大邦嚴中行約與其居海島間鼠竊狗偷孰與挐舟命榜人揚帆而走三吳可乎於是聚黨數百人直走牛角尖牛角尖故嘉定界也大邦等殊不畏疆吏法至威重迺執戎兵公行村落中略朱四王榜羅應鎮唐歪頭燒沈敎徐艮朱阿二桴鼓晝鳴是時備兵使王叔杲檄遊擊

董養浩千戶周崇仁月夜巡徼江上唯恐安等不東走越則北入海也項邏卒收捕大邦中行詰太守吳善言對簿皆辭染有仇者以飾已非太守故知此曹皆世居海上盤牙連歲出沒海洋江浦之間而故託名在官覊縶所在由此縣庭左右皆一切顧爲耳目縣道莫能禽今賴　陛下威武執大邦廼以其家貲沒入縣官修起城垣令官兵犁其庭掃其廬而營壁之因行保甲法則　廟堂聞而後喜可知矣而臺御史宋儀望　上書以請事下大司馬譚綸覆　奏乃梟斬嚴大邦等於海島閒諸偷於是乎解散不敢復

入大倉界。

讚曰

崇明去海島甚近乎。而患在保泰。不畏沈命法。諸偷盜竝亡。抵於其所異哉。今動一巖大邦。海濱皆圜視而懼無復欲干我橫海將軍者矣。以余所聞成周時海不揚波。庶幾近是。與不然。何海邦諸逋寇滅之不遺餘力也

湖盜殷應采列傳

殷應采，太湖盜也。太湖故震澤之水，跨蘇常湖三大郡，寥遼八百里而遠，港瀆縱橫，蘆葦蓊翳，湖盜往往窺秋冬之隙，相扇而起。戊子歲饑，民流盜賊，公負而殷應采等，遂以五月乘夏水，操輕舟十餘艘，往來芟瀆沙塘港之間，略瞿守愚、戴艮龍、裴炯、袁中裴而去。自是之後，應采益慓悍，亡所顧忌，身常服鮮紅袍，推擇鎮江比丘一人為長，諸酋皆稱長官，其姓名唯恐人知。有如蘇常事覺，則闕匿於浙中，湖南索急，則鼠竄於湖北，自以為漢法烏柰我何也。乃至周鐵橋群

爲民買柔因略桃灣諸富室而會吳江人張春舟載綿紬道逢應采采等並略其舟是時海防使沈堯中視得諸帥與常州守譚桂及宜興令陳璘璋帥舟吳埠邏使李清倫巡徼沙塘百瀆烏溪諸港港中盡以杖塢樹寨其中禁行舟過錢往來也應采等果不敢入禁地乃分其三舟載油十簍又佯爲商直走長興出賣詗近事而下邾諸邏李壓戰香山嘴殺六人生得十六人諸偷悉遂逃走走黃瀆湖而大保崔忠等追亡逐北奪獲賊舟一艘及衣服諸什物翅止壁馬跡焦橫山然亦乍往乍來亡常所也於是臺御史余

立迺谷浙臺御史滕伯輪即檄備兵使李淶提劉河兵出宜興躡其後副總戎馬繼武提吳淞兵出胥口邀其前是日兩營沙兵船既四面而至而我伏波將軍先以四小艇餌爲賈人偵諸偷諸偷則悉已久馳馬山矣迺下令把總韓艮貴等偃旗鼓分道而進既進至馬山山下空無人即遨召土人胡應陽等問狀應陽具言諸偷多湖州長興人專乘大風能破浪而行行不得風輙潛萑葦中風來又復挐舟去去殆如鳥徙將軍向來吾等猶及望見群數十艇殷殷在西山灣也於是將軍躬提樓船十餘艘追逐至長興夾

蒲港果若山人言猶在萑葦中有狀於是祝海防兵生獲高滔談虎高志顧康殷周顧良士殷玘盧梓蔡五兵把總兵生獲渠魁殷應采沈海防兵生獲高洋殷模殷植馬總戎兵生獲和尚如成及吳勘蔣秀周科徐侃沈秀丁洪等餘黨復遂逃先是 上有詔詔所在協力會捕以靖地方而湖州捕諸港亦急乃生獲陸艮策王正高艮臣潛阿毛等以百數是後臺御史佘立御史荊州士及浙御史馬朝陽皆後先使使者 奏事乃請以廷臣條對善後諸討策於是給諫張希皐御史彭而珩方萬策及三臺復以書 奏對

書多不載大略㩴吳淞遊兵五百人或以參將遊擊統之於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洋灣莫舍漢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蔄村鮎魚韭溪栅關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湾荆溪竇東蠡河陽溪竇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洞嶺吳塘而它間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備戚墅堰於無錫則備花渡橋此又其計之得者也

讚曰

善哉乎方直指防內應諸策也嘉靖中倭入浙獨台州被倭尤甚厥後乃知其爲台人實導之也今所收

捕殷應采等。大半多湖州長興人。然則旁近諸郡。豈不岌岌乎。有戒心哉。信矣。馬直指巡儆。及連坐諸條。對當亟講也。語不云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每一語及震澤事。則未嘗不爲三吳爲杞人也。

運河賊劉朝列傳

劉朝徐州盜也以鼠竊狗偷爲務　國家漕輓四百萬皆道徐州歲將冠蓋相望殷殷不絕也以故運河諸偷常夜半竊過窺之陰濟其舟後乘幇而上俗號爲抽幇辛巳秋大宮丞張公北行走長安而賈人朱思綬橐中金銀服飾甚備遂附梗以行既行至戚家港會與諸舳艫皆止舍劉朝與李艾等固偵官舟至悉夜半果乘舟中人睡酣衆緣幇走走舟中執梗與綬略其橐中裝而去是時州太守欽會運同孫養魁視事邳州同魏守道及指揮金承宗千戶楊桂又

日夜提邏卒廵徼河上。偕卒聞斯事。則皆攘臂而起。以爲此屬何足勞苦我河上過賓。至囊不遺一錢。縱彼不言。余獨不媿於心乎。必執胡等。請湯鑊之誅。余然後有辭於主臣。廼疏捕河濱。果執劉胡等九人就吏。卽以便與。滕致備兵使所。曰。是固盜竊我河上大官者。吾等問諸水濱十餘日而後得也。頃之備兵使請於臺御史凌雲翼及御史陳用賓。於是乎論及徐州衛指揮使蘇明金濙及都護常國祖皆罪至不可赦。同臺所 上書。惟幾 天子寬假河上諸臣。臣等以望輕。敢請論如法。 上卽有詔。詔明金承

宗。楊桂。俸凡三月。蘇暉。金漢。凡一月。而獨魏守道。孫

發魁。及張純。常國禎。皆不治。以諸偷所未捕者。僅遺

九人而已。

贊曰

徐州故饑。道。歲時舳艫相望。不乏矣。而劉朝。廼至巧

爲計畫。執。過賓而奪之金。然。旋僨矣。烏足置齒牙間

乎。余獨慮此邪。實　國門戶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如余深有味乎其言也。

合肥山陽諸強賊列傳

合肥諸賊亦不知其名姓也。乙亥春。大司馬傳顧使主事張弘毅指揮湯欽千戶陸宗蔭轉輸十萬金往東粤。既乘傳至合肥。而會長吏皆以參謁行。驛騎不辦。伭佪者久之。群盜乘夜半。走入公館。劫掠。須臾殺掠。徙去。其一號先是捕盜令甲。禁縣道參謁送迎。於是大司農。上書劾奏請咨河漕尚書張擀。欲收捕諸偷。於是上有詔。詔御史逮問衛府縣長吏。南法司逮問張弘毅等。所以薄責所司參謁。及上官聽其奔趨者。抑何嚴密也。

黃遷山陽大盜也故事造舟皆從清江浦於是同知徐州王汝弼以厘金凡一千五百居江浦而黃遷等伺知橐中裝夜半直擣公館執汝弼問橐金弼不與被毆者數矣遷等先已知所在特佯問以戲弼竟奪其七百五十金而去時庚辰春也而山陽令曾錦丞陳國光即請於備兵使游季勳迺檄淮安太守宋伯華傒況于梧及捕掾張壽松楊叢大張羅旦莫遊邏卒巡徼河上頃之邏卒收捕黃遷等九人檻車膠致府庭中詔獄尚存遺四百餘金封府庫然後移河漕尚書江一麟御史李時成並請論備兵使以下如法

以奏。唯陛下輕重布之。事下御史大夫陳炌覆奏。於是　上有詔。詔罰游季勳俸凡三月。況于梧宋伯華等。皆住俸。待罪行間。以捕諸偷也。黃遷竟梟斬山陽市。

讚曰

以　天子使奉府庫金而行。尚欲要而奪之。安問它乎。淮北故多盜。然至執　天子使其事不多概見。異哉。語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爲有德。黃遷輩毋亦利所昏與。泗水城中十萬戶。迺爲盜賊所勞苦也。悲夫。

蘇松諸強賊列傳

下砂場故上海所部也孤懸海濱無城池而獨以一鹽課司居其中丁丑夏大盜三十人夜半入公署執大使羅萬方索金不可得欲兵之賴義僕羅東跑救僅傷左股及頭顱竟劍斬東跪殺其婢張金二人去索副大使王棐及其妻王無金又殺之已執其僕王顯始得服飾餘金所在竟略之而去然顯亦被毆者危矣而是時縣令敖選去司七十里而遠不及聞旦日松江守賈待問獨薄責三林邏使蔣檜急以三林於所司不甚遠廼未聞以一兵矢相救援安在其為

巡徼吏也。先是備兵使王叔杲嚴保甲法。令水陸巡探遠近互察。而臺御史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及兩浙御史旁如式。以故皆寬假其罪以請。弗深治。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以爲下沙塲故多富室。何至甘心塲官。殺傷多命。聚散倐忽。此或鹽徒竄斥。報怨所司。催徵皆不可知。宜　詔兩臺廉訪之。是時縣道捕賊多。罪被賊者。以致隱忍不告。設告對簿公庭。亦不以得財貨爲念。此盜賊所繇以肆志也。凡此皆著爲令。毋蹈往轍。　上皆可之。迺任王叔杲敖選。王邦奇俸罷。魏忠還衞。而復中■■曰。賊徒敢於市鎭殺官

劫財臨時竟無一人救護事後又不能捕獲一賊孫
日法令廢弛可知則諸臣誠無辭於　明詔可知也
楊棟姑蘇賊也丁丑春鄭一麟新除為吏主職方事
偕家室往秣陵既行至姑蘇會莫舟次南濠子門棟
等詗知為官舟也是夜夜半帥其衆入舟中執一麟
以刀傷左足盡奪橐中裝而去旦日巡微經歷鄧橋
請於觧兵使王叔杲及太守李克實吳令郝國章大
索邑中收捕棟等七人所略金具在於是移臺御史
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既得其姦贓皆以書劾
奏指揮朱木王洪千戶陳晃通判何揲而王叔杲則

兩臺皆請寬假其罪而獨給諫裴應章以爲當免杲
官以爲武備不修者戒下大司馬方逢時大略以
爲吳會東連大海北枕長江環西南皆太湖中錯吳
淞黃浦劉孟諸河固盜賊之藪也然未有如國門之
外至僇官略金如今日者則官兵巡徼之謂何誠如
臺諫議唯　陛下輕重罰治之　上廼罰李克實郝
國章俸凡三月住王洪何操俸捕賊而宋木等下御
史逮問王叔杲竟以調衛僻去也棟等皆梟斬吳門
市自是之後復收捕王子雲趙金周成行刑亦如之

讚曰

是時瓜州丹陽皆盜入城劫富室而奪之金余不論
論其獨大者下沙之役潼子之役二歲並發僇及所
司豈不異哉以余而觀職方實掌兵戎甚不宜有此
語曰虎入城攫人而食豈楊椩謂與

流賊楊儒列傳

楊儒宿州流賊也宿亳故旁近大梁諸縣道民易爲姦而會歲饑大梁偷長張小村。及王珉張四等。公行。楊儒迺與栢世虎竄入其中是時兩郡之衆固已一百五十餘矣儒迺好謂小村曰。我壽潁宿亳之間頗足以辱公等車轍公等有如一日相扇而起儒請負弩矢爲先鋒小村對曰。幸甚吾意亦欲如是矣於是治旗幟鼓吹走西鄉。油榨集略人畜産以傳餐賴巡徼吏目王公祚提邏卒鳴鼓逐捕諸偷。諸偷還走大梁巳復走石弓山白晝大道之中。殺侯世强略商人

塩龔葛甫妻楊馬安妻姬陳祿妻張楊戈躍馬馳騁於額上旁若無羅吏者乎而勇士張栢福任謙等迺請命於羅吏小人能爲百姓驅除此屬必不使流亡得踐蹂迺羅場也於是持弓矢與邏卒劉周張欣等直擣賊營挑戰頗疾力卽生獲張佐等七人賊中流矢死者亦七人栢世虎見賊衆旣敗北乃頓足嘆曰嗟乎已矣與其嘿嘿而死孰與以死決雌雄死死未晩也迺與劉周轉戰周不幸身被一劍周亦劍卒殺虎虎復中張欣矢幾死任謙奮而前覓劍斬虎首而去而會莫天大風雨飛砂石蔽人面賊且戰且走我

兵直追亡逐北至大梁馬村橋。日出而諸偷銳氣皆挫落。又無能為矣。我兵生得王珉、管九思、趙張、王徐何朋等五人。是後保姦、馬達、孫璧亦以諸偷所鹵略鹽布、鎗刀、畜車產諸什物獻見州太守曰。吾等小人自知有死罪。惟太守哀憐我。我固不敢貪尺寸之利以奸旗鼓也。於是罷兵。使唐鍊請於河漕尚書發雲翼御史陳用賓、郎盛百世虎首。縣于國門外。使偷盜毋敢效世虎也。然後以其事奏　上則給諫史繼宸修守之策亦至矣。

贊曰

余嘗遡大江而上過大梁還走三晉延袤千餘里登
不廣與而其下城郭鮮稀即有之亦皆土具則所爲
悍衛之策淺也甚哉善乎治城練兵之說史給諫可
謂能抱長慮者乎楊儒張小村特取小一草寇耳顧
上及大梁猶皆受其禍也悲夫設險誨盜可不戒哉

崇明江陰諸鹽盜列傳

蔡廷。崇明鹽盜也。先是金壇大盜陸守。最慓悍。阻海上。公行。有司莫能禽。廷及顧周郎。楊全。曾入。曾树等。一日起姑蘇。執視諸偷。今海上獨守有籌策。可問曰。吾得此人。橫行三吳中。足吾事矣。於是挈馬兎與陸守約。既得陸守。即以樓船十三艘。鼓行而至三弋沙海洋。桴鼓晝鳴。而把總管懋光。請於參政使王叔杲帥耆民陸英陳玳等。沙船十餘艘。逐捕。獲鹽舟二艘。舟中所載鬭器甚備。而會大風。忽從西北起。白浪如山。諸舟皆星散。而獨英舟損柁。幾沉溺。是時。鹽徒亂

如蘇廼乘隙夾攻莢舟先登殺我兵揚六吳漢倪升
及弓手王蘭史惠銃手康實等二十六人傷十餘人
而莢亦被一創赴水賴天幸附嵩浮至三弋沙水淺
得不死時丙子五月也於是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郭
思極以爲三弋沙去崇明道不遠則百戶王廷巡徼
之謂何廼輕重案黃應中詹懋光王死罪以 請事
下大司馬譚綸問狀頃大司馬覆奏 上有詔詔御
史逮問黃應中王廷朱承勛貶詹懋光祖職一級獨
詔王叔杲策勵供職諸臣聞而知懼可知矣先是邏
卒收捕蔡廷季山單四楊全錢八巳捕陸守趙滿王

子見、翟軫、潘仰學、陳昌、葛俸、趙能已捕、小槐、嚴泰、張小菴、陳代出、薛聰子、陸吳、蔡文華。而是時 上僅聞捕獲蔡廷等十人、令會審處決。於是御史王民順 詔獄。當陸守、趙湧、王子見罪至斬。蔡廷適邊、陳代出、薛聰子、蔡文華、陸吳華、輪蘇、詔薛良、錢珍、皆請比配贖的決。顧蔡廷等十人、業已有 詔論決者、以故部使者題請、而給諫周良寅亦 上書劾 奏其事。事皆下御史大夫、案王泰政使獄辭。錢八、顧周郎實仇家所染、而葛稍、張二皆以無辜得釋。而季山、單四、潘仰學亦瘦死獄中。獨陸守、趙湧、王子見具在、然亦非先所

逮捕者。至後獲葛奉。而報稱先獲未獲黃后溪。而報稱已獲此皆晉懋光。有大罪。罪當誅。果若科臣言。前後矛盾。法體乖謬。於是御史大夫追論前臺御史宋儀望及御史王民順以下罪。 上謂前後招詞混雜無紀。議擬舛謬。顯是初因失事重大。捏報要功。意圖掩飾。後乃朦朧遷就。致有抵誤。延罰儀望俸。凡二月。叔杲凡半年。令民順還道。考察。逮問晉懋光。而陞守等有 詔即復訊。是時宋儀望已轉遷大理卿矣。

上書願 賜骸骨。以白實無扶同者。

江陰諸鹽盜。其名姓。亦不可考矣。癸未冬。常操三艇

乘風西北走。而是時。指揮使孫光祐。備倭千戶劉餘慶。備黃田港。林承宗備唐沙港。承宗既[illegible]兵出大洋。望見賊舟。盡皆盜徒。則大怒髮上指冠。逐捕至崀山港。轉鬬。我兵敗北。殺張茂等七人。傷陳西四等。十餘人。盜乘勝。走大洋。環江以南數千里。盜徒下江如蜚。傍若江上無人乎。而是時。常州同知。邊有猷。下行江陰事。乃請於備倭兵使李願及常州守王三錫。日夜提邏卒。疏捕諸偷。不可得。卽咨江北旁縣道協捕。於是臺御史郭思極。御史邢侗。孫維誠。孫旬。皆後先　上書。請逮問孫光祐。劉餘慶。量治邊有猷。以

儆巡徼吏。而李厩及王三錫。實禍起倫李。幸冀覓假
其罪戾。因欲著爲令。令江上嚴盤詰之法。凡船艘來
往。毋陰蓄兵器。毋潛藏私鹽。有則亟以告。聽所在待
請論如法。 上幸可之。罰遲有猷俸凡三月。孫光祐。
劉餘慶下御史逮問。自是之後。鹽徒亦畏三尺法。禁
凛不敢奸疆吏旗鼓也

讚曰

以余所聞。吳王煮海爲鹽。法至善。今 周家廼資以
佐邊計。然哉。環大江以南北。皆鹽場。非竈丁。則鹽徒
比比而是。假令有如崇明江陰諸盜。相因而起。則司

寇之刀鋸。豈不日敝乎。語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蔡廷等豈志不在斯與。不然。何其亂之日暴也。

揚州通州饑竈列傳

揚州饑竈其姓名不可聞已庚辰涤雨雪連旬禾黍不入百姓至取草根樹皮以爲食食不足輙饑餓死道上樽車相望而是時錢法亦壅滯商賈不通竈丁皆束手不得煑海以爲鹽於是聚黨數百人白晝大都之中刼僧人而奪之米頃之竈欲赴請營田銀二萬兩而會御史姜壁巡視淮鹽郎　上書請縣官買米做平糴法於民便而給諫鄒維璉亦以爲淮揚徐沛之間乃　宗廟　陵寢所在而又東南餉道也大畧以爲　上幸予發金以賑民當必推擇賢守令往

不則以郡縣案行村落。祭村落其貧貧最甚。然後官自予賑金。吏胥及伍長皆無所容銖兩之姦。先是臺御史江一麟請營田銀二萬。事皆下農部。農部議大略以為前已減五年至七年舊逋貸。而今年賦稅又幸寬假其期會。而漕餉亦既以其半輸金。項復以部使者贖鍰五千。悉一切佐百姓之急。且法如是足矣。而今以營田銀為請。則是郡縣以請賑為年例。而地方亦以待賑為成規。而況故事。兩淮營田銀六萬七千兩。乃備開懇荒田者。不可。直必如臺御史請。以一萬五千金予之。今所司以饑民冊請。而以青冊移

務部。備稽嚴襲時聚衆。鼓噪諸渠魁。必令縣道殺無赦。奏對。 上可之。

通州饑竈。亦不知其主姓也。戊子春三月雨。旣久竈丁不得煑海。而百姓亦皆窮空。至食不饜糟糠。輒恐饑餓死。死不可得。輒自縊死。自縊死者常十二三。饑餓死者十七八。國門之外。死人如亂麻也。於是諸竈丁相與謀曰。吾等饑餓搶略亦死。等死。然寧搶略。搶略豈遂盡死乎。是日卽聚黨數百人。直走孫公廟。略彭取守等。已走蔡家店。略崔瑞鳴。因止舍北堤。欲入城。監門帥城上卒。銃砲如雷。復走北門外。略張祿。而

州守張和中。請於副樞察使胥過。提邏李逐捕乃逮逃走武當山。略沙民陳怨已復走張枝居。略沙民徐有德而會山賊百餘人略邵志而江洋諸偷亦至南江略周昆及景通傑而去而是府鼈丁之衆固已至六七百矣復略沙民邵雲江一德邵涇殺怨趙二局仕等麥稍殺周瑀一人環淌河南北桴鼓晝鳴於是狼山副總戎王有與皆備倭千戶顧世祿百戶劉繼爵提餘東哨哨總毛直朱沐逐捕皆四面走而州守及吏目黃體振亦詣各場場中諸民見州守至役于百戍羣泣匍匐悲號於州守股掌之上願明府爲我

請賑畫便計。州守既見諸民扶老攜幼而來。皆菜色
滿面。並跪起迓迎。哭聲載道。悽然傷懷者良久頃之
復有兇酒使氣挾挺持刃。旁列道左者。州守故知此
必鄉曲豪彊特倚饑民羣聚爲姦耳。迺與運判楊瑞
雲曉譬以威德。若等爲饑民。縣官當自憐憫若等。蚤
爲若等計。有如直必爲盜賊行搶略。則請以三尺法
繩若等。若等惴惴焉。兵在其頸矣。諸饑民皆叩頭稱
稍解散。先是廷議。議欲令所司。於賦役必多方調停
以蘇民困。於里甲必加意樽節。以惜財用。于賑濟必
蚤爲區處。以安民命。而　上亦有詔。詔所司有能獨

監安民及曠廢職事者不時甄別具　奏於是御史劉懷恕　上書劾　奏張和中等事下該部治所司以爲掄略之後止於撫恤賑濟毋乃中亂民之姦而幾令旁觀者效尤乎廼必大索渠魁誅論如法使亂民皆凜凜於　陛下威武聖神而後乃今而川知鼠竊狗偷者而徒欲逃自蚤斃也

讚曰

淮揚故北走長安衝道也而通州則東臨大海南距長江鹽吏可不謂任重乎至竈丁煑海爲鹽厐以佐國計而奈何困於饑饉廼與江山諸偷相扇而起也

天子幸哀憐災民請糴則糴請賑則賑不然而重之以兵戈可乎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可謂富而不好行其德者言也

饑民姜柰史存列傳

姜柰，崑山人也。己卯夏五月，蘇常大水，流殺人民，以故穀價翔騰踴。而姜柰以爲吾不取諸富室，則亦有坐而自斃耳。於是聚姜柰、鄒津、鄒演等，公行村落，刼人而奪之金。會伍長王沾金周等，逮柰與柰津三人。就吏。而是時吳江諸奸民亦擁衆至鄉士大夫所，群爲貸米。因略囷鹿，而縣令王一元提邏卒逐捕，生得渠魁一人，亡何，都御史胡洮禮即以柰等梟斬崑山市。於是請　旂牌，屬同知王事聖徇行閭閻，曰：若等第安之。　上有詔，庄倉廩以佐若等之急，若等如不

自熹直必以一日之欲爲不悅則府得以新法斷若
等頭矣先是御史林應訓　奏水災　上有詔詔所
司多方賑恤又謂　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唯是
道上搶奪皆請論如大盜即梟斬以徇於是大司農
張學顏從臺御史議議減今年租稅以予貧民是後
給諫顧九思王道成及御史田樂張簡王藻皆後先
上書所以爲救荒彌盜策甚備事下所司問狀而大
司馬方逢時以爲誠宜申明保甲練訓兵壯大司寇
嚴清以爲誠宜簡省詞訟禁止罰贖大冢宰王國光
以爲入計吏誠宜毋科小民毋貸富室諸廷議良是

上皆從之。明年庚辰。郡國吏法當朝正月。而蘇州守李充實。長洲令劉懷恕。吳縣令郝國章。崑山令程達常熟令劉震臣。吳江令王一言。嘉定令徐上達。松江守閻邦寧。上海令敖選。青浦令屠隆。常州守穆煒。江陰令胡士鰲。獨不行。以郡縣歲大祲也。而是時給諫請止織造尤力乎。先是 大婚禮將舉。 上遣中貴人孫隆往蘇杭。許坤往應天。織造。今 大婚禮既成。臣龍見斥。是臣皆以為宜罷。罷之誠便也。

史存。廬江人也。先是江北雨雪。慾期流亡載道。百姓至賣子鬻産以接衣食。猶不足。 上幸出帑金。將遣

重臣儼然辱臨於廬鳳淮楊之郊百姓如蒙更生而
獨滁和之間猶未及也而史存崔朝武時忠孫瑮等
朝不保暮安能待乎廼決策察富室積聚米稻者廼
群爲貿米因略其稻當是時也中子孫賢盧東孫應
彬崔朝臣富於穀於是存略孫賢朝武略胡臣時忠
略盧東燕略應彬項之廬江令燕自仁使邏卒疏捕
村落生獲史存等八人繫獄而以御史楊一魁御史
劉懷恕聞而大懼可知矣即使流州間繼德行縣虛
倉廩以予貧民貸民數千人望見使君旦夕至皆匍
匐迎使君跪起爭扶持車轂願使君生活我若何我

晝便計。繼德旣至。會上元。亦罷酒。弗樂。且月祭下貧者。凡一千八百五十餘人。人與之粟五石六斗。已出史存等枷楔行村落。使饑民無致史存。是歲丁亥春也。亡何。臺御史。御史大會劾　奏廬江令殷自仁。上有詔貶秩一等。視事如初。自是之後。雷風響應。正月雪深一尺。二月復大雨。而百姓於是乎得以躬耕隴畝矣

讚曰

塩鐵論曰。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而何獨己卯丁亥之變。乃怪以爲大異乎。顧上古積貯。弗

足與王給諫請徐撫二千金糴粳數萬石附運艘載入蘇松平糴至穀價輒以踴使送泰輸大倉也此豈非移粟上策哉余獨悲郡邑不講於積貯之策卒然有至無以相恤也

叛僧省悟列傳

省悟鎮江僧也常居甘露寺欲招致四方異能之士陰圖不軌是時楚鐵佛寺僧雪峯善於白蓮教方在秣陵省悟以爲非此人莫可者迺使使者至棲霞寺約雪峯及滇僧大乘於是與順天人黃恩寧國人汪元洪等十人結盟爲昆弟黨類漸增異志日熾恩迺造符勅稱勅封同時一心開國元勳大都督元帥將軍改年爲大明弘閏元年屬比丘孤峯劒剛剖剛旣成卽議以昆弟十人爲南北軍而以黃恩及黃仁黃義顧賓貞靜檄曰比檄號用仁義禮智信以元洪及

雪峯貞戍蔡少溪元明檄曰南檄號用金木水火土期以四月朔南軍起於報恩寺北軍起於天寧寺並發難自京師始其爲計甚欲先取鎮江以據要害然後封府庫以備軍餉將軍法士民皆奉弘閭檄以自別不則盡以其家室屠僇無遺類於是頒符檄而獨慮丹陽人稍乃急使馬陵人戴元六與教師吳守禎約約丹陽人爲内應而是時丹徒水兵錢山業已奉符勅以符矣殊無意巡徼事而把總徐道召山問狀山倉皇錯愕莫能對道大驚即疏索得僞勅一道僞符一紙以爲遺我者省唇也而教師謝朝選亦以所

受符檄徼言於丹陽尉包朝郎與令長甘士价及丹
徒令徐植丞孫應溪議並請鎮江守王事聖同知高
偉因告於備兵使李顧廼使邏卒收捕海注汪元洪
等二十餘人繫獄法當死已咨南北諸郡邑索雪峰
黃恩等是歲萬曆壬午也而南司馬潘季馴臺御史
呂藿孫光祐御史林應訓曾士楚給諫萬象春李國
觀及守備中貴人張廷皆後先　上書事下大司馬
問狀而大司馬梁夢龍覆　奏大略恐有如巴蜀學
伯貫之變起於一朝卒至攻燬數城僇將何及請梟
斬汪元洪等以狥它一切脅從皆恩貸得毋死　上

幸從之當是時武當泰山五臺王屋烟火相望而萬
壽廣善二壇僧人說戒聾瞽愚民而歲至三四月時
少長相携潜赴白雲觀布施聽講傷敗風化尤甚盛
哉而臺諫皆欲嚴為禁令令毋以左道惑衆也

讚曰

以余而觀　國家令甲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
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然必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奉
有　勅旨始建庵院其志念抑何深遠也今天下佛
教日隆僧道倡狂以致省悟一比丘乃欲改元建符
稱號南北毋亦好佛者驕之使亂乎朝子曰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且此屬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也

叛民帥嘉謨倪伍徐宗式朱漢鄉列傳

帥嘉謨歙人也邑故有絲絹銀而會郡縣省行條編法歙至多五千六百有奇於是帥嘉謨同婺人程文昌赴　闕號泣願晝便計須江子賢等再　奏事事皆下民部尚書曰尚書殷正茂也迺咨臺御史宋儀望屬兵憲使馮叔吉徽守蕭敏道雜問迺以三千三百行歙以三千二百行休寧祈門黟婺源績溪　上幸從之先是嘉謨北首燕路時里中爲治一介行李甚備嘉謨卽以橐中裝貲得冠帶而歸里中旣聞嘉謨至皆以彩幣鼓吹郊迎於國門之外而嘉謨亦自以

爲大有功桑梓，志氣揚揚，甚自得也。五縣之民聞而大怒，可知矣。徽俗負氣自高，爭於勝負，毋小不忍，輙成大獄，其至　攫摳破滅門戶，皆所弗顧。問五縣乃並鼓譟以爲，歙既以賦橫加我，而柰何復自誇詡爲乎。而是時徽州倅徐廷竹行婺源事，歸府，百姓皆鳴鼓張旗志，遮呼道左，願爲五縣計。五縣自誓，死必不以歙故遽加賦。既行，至休寧，休寧擁衆數萬人，鼓譟亦如之。五縣由此與歙大相角持，道路喧嘩，流言洶洶。於是臺御史胡靴禮下司理舒邦儒、御史鄭國仕，下兵憲使，及太守徐成位，邀令行縣，咸與解散，討欲

收捕嘉謨以謝五縣及五縣渠魁重爲不法者戒臺御史廼以其事奏請　上有詔詔爲知果不便自合申訴所司或抱木陳　奏何遽聚衆鼓噪逼脅求申下兩臺問狀時丁丑秋也其後給諫彭應時石應岳及御史唐裔皆後先　上書劾　奏大略以爲殷司農爲桑梓地過耳激而爲變於是殷司農請告以謝人言　上弗從始徐太守行休寧休寧張旂幟上大書以戶部操戶權以欽人行欽事大抵攻殷司農是時太守卽一票一檄必委人驗而後發也倪伍鎮江人也先是　上從廷議聽郡國皆鼓鑄萬

曆錢。又著為令。令舊錢兼行。第私鑄及興販者。所在得請論如法。久之。江北私販者至。而漕舟亦還。所帶太湖私錢甚廣。常持錢赴市買。橫欲易餉資饒牟之類。市曹皆不從。故事。新錢八文與銀一分等。奸民利低錢二文折官錢一文。數多。便於揷和興販。於是倪伍。迺與范梓。閔希德。謀曰。私錢不行。柰何不登為地乎。是日即聚黨千餘人。直走府庭中。而會太守缺。同知毛似蘇視事。彊欲以檄諭士民。令行低錢。是時郡倅楊棟。行縣事。五等見棟至。即譁奪牌一面。欲府大書低錢皆以二文折一行。不然者五等輩聚府庭中。

擾擾不解也府不得已竟如五等所請第一等暫以二文折一耳梓等殊不欲以暫行爲令乃將牌擦抹並鼓譟出府門直走白馬略米戶馬受春耿介术及升物亡筴已鄉鑄介並馳漕使者茹宗舜鹽使者李棟所擊鼓口稱錢法不通已走府欲改移校聯以便往來因請介繫縣獄會門閉介竟遂逃走五等遂上府樵樓鳴鍾鼓府乃率刀綑手守府庫即使使者越城徵兵以自衛是夜五等解散已鐘鳴漏盡矣旦日出復聚五千餘人略商賈白晝大都之中刼爲麻子而奪之米當是時米戶閉市道路阻絕城中饑無糧

府乃以五百金買米給儧人出市於是鹽使者漕使
者　奏乞部使者田樂郎檄府逮繫倪五范梓等令
以低錢送官收鑄趨開米市市漕始亡恙先是丹徒
獄獄因鄭汝真等越獄憲使者孫光祐及部使者並
劾　奏毛似蘇不法狀事下天官尚書王國光覆
奏　詔調毛似蘇簡僻罰楊棟俸凡三月時庚辰秋
也其後給諫王蔚及御史楊際熙亦　上書大略以
爲私鑄私販之藪不獨鎮江而江陰尤盛欲重治范
梓等　上有詔獨責鹽使者及漕使者急以爲御史
以執法懲奸爲職若縱罪狥情緩急何賴皆令還道

候孝察始准揚米價騰踴私鑄不行郡中口語籍籍皆有狀於是令以制錢十文當銀一分私錢則以二十文也

徐宗式建德人也　國初重屯田欲犬牙相制而建德於撫州則屯四百二十三頃八十一畝饒州則屯二百五十二頃四十一畝先是撫州戍卒胡梅林侯三秀王莛之盛等法當屯建德軍一人田凡二十七畝地凡三畝能開墾荒蕪者聽宗式由此與徐廷集徐宗滚及諸生徐文津等阡陌相望蓋自梅林曾大王攵時與式等相得甚驩常佃軍屯縣官每徵輸悉屬

式等赴坝會文之輸稅不供所以累戍卒者至備弘治中遣科臣履畝議以所侵田給軍亡何復為林等所侵而江西屯田賴僉兵劾奏事下兩臺文未報今上壬午秋詔郡國履畝於是江西僉事使郭液及徽寧備兵使程拱宸驗建德乃使池州同知趙秉孜安慶同知夏子諒南康倅尹厚撫州倅蔡廷琦屯田仰指揮偕建德令郭壽度田地二萬七千四百五十五畝式等隱匿凡四千三百八十餘畝地七百二十餘畝蔡通判遂與仰指揮即以是日還省而會戍辭李侯濟高九州並爭屯訟屯竟屬侯濟[illegible]九州

不服。於是以九州及侯廷茂。鋃鐺膠致會城。既行至橋口。道宗式門。宗式與徐廷集。恐九州逮繫。鄰省盡發隱匿事。即聚眾蹙仰指揮。墜馬。毆打幾死。廼奪九州還縣。賴臺隸解散。是時縣使使者王雲從差至境上。左驗頁之。仰指揮以其事請於江西臺御史王宗載。御史陳世寶。屬池州備兵使收捕宗式及廷集。宗袞。宗袞袞。宗炳等。對簿公庭中。辭服。即移應天臺御史孫光祐。御史蔡夢說。廼使使者覆畝。得隱匿凡五十一頃。七十九畝。由此請論宗式等。編發為外邊塞民。如法。是時備兵使程拱宸。亦待罪行間。而應天臺御

史及江西御史買如式後先　上書以　聞事下大
司農覆　奏與兩臺同大略欲以建德糧使者屬江
西查覈　上幸可之　詔程拱宸補支曩所罰俸如
故也
朱漢卿鹽城人壬辰秋朝鮮發難直指使彭好古上
書請募兵近圻凡五千淮揚凡三千山東凡三千河
南凡三千大率一萬四千人備海島於是河漕右司
馬陳于陛及鹽使者王明移狼山副總戎張榜招致
郡國敢死士而鹽城法當足兵三百人縣令董繼祖
守備使王詰略於文移以爲欲選兵一千自邑中至

村落。無不人人惶懼。唯恐名姓入莫府也。先是寧夏之變。浙臺御史常居敬。選兵入援。閭閈傳以爲今淮兵俱入寧夏。甚洶洶也。而不知備倭之檄。布告郡縣至大章明較著矣。而漢卿等相與謀曰。若不蚤自善爲計。則吾等數千人。恐頸不足以當椹質也。是日卽擁衆三千。走縣庭中。鼓噪明府堂。以須臾之間爲我焚燒花名文冊。不然。吾等與死乃鋸之餘。寧死杖下可乎。縣庭見漢卿等以死請。曰。縣爲若等除名籍。若等第安之。毋擾。是時縣庭中。深以獄訟籌書爲期會。卿等復欲請徵輸事。願寬假其期會。縣庭復如卿等

所請也卿等始解散於是大方伯張名齊以其事請於御史高舉會滿歲欲報命於　上屬御史曹楷新到官督事當渠魁朱漢卿罪它脅從皆罔治然後劾奏董繼祖事下該部始淮揚募兵三千人議以遊擊一人也廟謨者欲俯僂彼廼以爲欲援寧夏也

贊曰

以賦役度田錢法募兵皆　國家大計廼起而與縣官抗衡胡爲乎語曰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帥嘉謨以福始致禍倪五孫宗式朱漢卿則亦以禍先受咎適家之戒信非虛言也余獨怪汪四屯在建德往往有

以異省視之者。此殆非是。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況於軍政乎。犬牙相制。蓋所由來者漸矣。

叛兵陸文緒傳胎子列傳

陸文緒，龍江衛戍卒也。先是刷卷遺有佐史軍識贓鏹。久之，佐史滿歲去，而軍識亦既它遷，贓鏹猶亡所存也。會縣官給軍餉，而旂手衛指揮使沙金乃請於尚書潘季馴，欲乘軍餉因而處給，尚書以為亦不可，所以禁緝之者甚備，而指揮劉喬竟以軍餉縮置橐中。三軍聞而鼓噪，乃以橐中金屬識字張瀠士予三軍受士，復欲毋石扣減五分。於是戍卒陸文緒及周瓏、永任見等數百人，竝匍匐悲號於尚書所，已走給諫李國觀，已走御史劉光國。吾等小人，豈莫披堅執銳，

巡徼江上所志徒以餔資之故奈何予晉等金而欲以抵佐史軍識贖鍰乎御史乃逮捕受士而是時指揮使府軍左則王時偉府軍右則吳允祿府軍後則王應巡金吾右則王元坤金吾前則劉光裕金吾後則葉堯羽林左則梅經羽林右則梁文元羽林前則陳玉虎賁左則程立天策則承應奎神策則馮恩孝龍虎左則彭舉驍騎右則張應宿留守左則劉應科鎮南則許明宦豹韜則劉朝豹韜左則馬應辰水軍右則毛邦憲留守後則田弼牧馬所則王言皆以受士所封金盡予緒等而獨府軍迺文舉府軍總應麟

金吾錢世孝留守朱鶴鳴孝陵薛廣廣洋張眞游水
軍左李漢瀋陽左張四維虎賁右劉錫留守右齊聞
部留守前郭延祿龍江右祈堯臣龍驤李繼祖鷹揚
盧一官興武劉用江應朱立諸指揮尚猶豫未欲散
及科部檄再至亦以餉金予三衛皆一切無所遺三
軍始解散時壬午十一月也而尚書及給諫御史俱
後先劾　奏其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問狀迺當王
時偉等故違部禁而劉稔張受士乘機需索侵尅兵
餉欲請論如法因著為令令以後刷卷即於當罪者
所追餉金封輸縣官　上可之於是寬假王時偉等

罪而以劉喬等下所司逮問也。

傅胎子牧馬所戍卒也是時攢斗給月用糧糧紅腐不可食傅胎子等即攘衆攘臂而起曰予寧不厭糟糠而柰何示人以不堪乎廼數百人詣於御史黄仁榮給諫吳之鵬尚書吳文華乃罰治前所使百戶層員援前事委吏利在粟腐因緣爲姦於是巡倉御史劉訥倉所按驗凡紅腐甚者稍稍爲飾撥而地勢卑下易加行鋪墊而年久鼠耗者多爲寬粼使攢斗無所容其餘兩之姦迺即編立什長禁喧嘩敢議法及不如法者悉行逮坐勿赦於是兵餉不治事在農部三軍

不肅。責歸司馬。著爲令。是時巳丑春也。 上從大司馬王一鶚議。有 詔詔所司嚴加約束。不許疎縱。自是之後。隊長既立。其法森如也。每一尹餉。皆互相約束。唯恐有如一人開隙。輒不幸。即染於事。旋至王石俱焚也。

讚曰

秣陵之兵。見告者數矣。雖逆節未甚著。然豈可使舛郡邑聞乎。語曰。冠雖敝。不可加於足。履雖新。不可加於首。此言紀綱不可亂也。今變者數起。其原皆出於偏裨侵軍餉。遂至以履加首。悲夫。大司馬欲立隊長

嚴約束。復商君連坐之法。豈得已哉。

馬蹟洋爛洪口諸倭列傳

乙亥春。大汛。故事。大汛。横海將軍。提兵出海島。備倭奴。當是時。朱儀望爲臺御史。胡用賓爲御史。遣使備兵使王叔杲糧儲使舒化。海防同知使熊汝器。及總戎黃應甲。所以爲春汛計。至備。而會倭奴。棹三四十艇。鼓行。行至馬蹟洋。鹵漁人一百有五人。我參將詹廷傑等。提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七十六級。縱火焚燒倭舟凡一十六艘。赴水溺死者亡筭。奪獲被鹵凡一百有五人。倭器凡四百一十有二。舵兵亡凡三人。官兵傷凡一百五十一人。自是之後。指揮使張聲慶

簡敢死士夜擊破倭舟凡四艘奪獲被虜凡二十二人倭器凡一百六十有二艦兵傷二十七人把總李應麒斬首凡三級先是嘉靖中汪直爲鄉導倭奴入犯大遭荼毒已竭天下財力始大創艾之今不終朝破七八十之衆誠奇捷也

爛洪口先是川沙把總務弘敷聞有一倭舟中有倭五十三人皆執刀陸行海上居民亦皆犇走若狂於是挺兵壓倭奴戰道逢一白衣人被髮執木棍立軍前令勿往今倭寇勢頗大徒往往無益也三軍由此有懼色逗遛不前廼割前一人喬祥耳以狥趨

令進兵。白衣人見割袢耳。大自撓矣。弘數以爲阻撓軍機。遂下令斬之。既行。至瀾洪口。倭奴已遯逃。口中空無人。時庚辰四月之五日也。居一二日。總戎郭堅請於直指。使田樂。樂竊疑之。下總戎問狀。總戎即使諜者楊貫馳川沙。襲所謂倭舟。蓋漁舟也。漁舟從南洋失風。飄流而來。居民誤以爲倭。至皆奔走。當是時。諜者李金莊應奎。趨弘數乘馬往。行至東門。逢川沙民胡四。倉皇立馬前。止勿往。弘數即劍斬之。所謂白衣人披髮執木棍者。是也。於是直指使劾。奏弘數輕殺民命。寃哉誣之也。

讚曰

倭奴動稱造舟千百艘此皆虛語耳其爲費甚大不易造近以閩人導之造重底遂易行異哉馬洋之捷擊沉倭舟凡一十六艘獲洪口凡一艘以余所聞倭舟大者可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今之赴水而死者曷可勝筭乎要之江海之戰非其所長往往聯艦舟張翁艤而以空發吾之先鋒蓋所從來久遠矣

朝鮮梁承貴列傳

梁承貴，朝鮮濟州島人也。先是州守遣承貴送户曹，而會大風迅急，飄舟至川沙外洋。當是時，橫海將軍提兵備春汛戰陣之具，鉦鼓之聲凜凜如也。而參將黎弘敷忽見倭奴拏舟而來，以為何物倭奴，僄禁敢至是。帥三軍秣疾力，執承貴等二十二人。於是疏索舟中，舟中皮甲、皮袋、帽、草帽、髮緜帽、鉛頭、鐵鍬、鐵鑪，無不畢具。而其人皆與中國絕相類，獨衣帶蚕繭紙形，此為朝鮮人明甚。總戎郭堅乃請於臺御史孫光祐，及巡江林御史，屬松江理范守己、常州理韓孝善。

雜問郎使通事新五郎往譯以字見承貴所賫牒文。果爲州守遣送戶曹。戶曹者漢言司農也。戶曹必居王畿。而況濟州。居海島。輕舟可數日至北岸。與瓊崖等。其必非奸細。不問可知矣。於是議發置舜室。給以餼資。饌牽如過賓禮。汎畢。無警。然後遣之歸。以朝鮮奉我　朝正朔。獻見不乏絕故也。是歲萬曆庚辰也臺御史孫光祐。　上書以　請。幸可之。而所謂濟州二十一人與俱者。承貴及玄奉仁。李根彭。蕭溪貞夫。自元許。永俊。金豆彥加叱同。金自珍。尹彥長命。賀奇於邑連於叱同。任彥漢連。把好。李必連。山億。邢石金

是也。

讚曰

以余而觀龔太史使朝鮮錄至謁 先師廟記則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嗟乎仲尼以萬世爲士豈欺我哉自太平館北過鍾樓至王宮之東門望見松槐蓊翳樓臺隱隱此非文廟耶諸生執俎豆以時習禮其下殆與中華亡異使者梁承貴誠飄流而來亡它腸而我以過賓遇之此殆是孔子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殆謂此耶。

浙江

大營叛兵馬文英象山昌國營叛兵何中列傳

馬文英大營兵也先是倭冦發難衛軍不足賴乃幸用募兵策得五千人爲東西二大營居會城遊擊二人掌之已議罷西大營遊擊屬都護已給諫葉時新上書請損餉故事二大營兵兵月食餉九錢請裁爲六錢事下大司農廷移臺御史吳善言御史帥祥是日大會方伯以下議而兵巡使王許之深言戍卒皆辭服因欲兼給以錢兩臺如其議覆奏　上可之時辛巳秋也明年春文英與楊廷用等鬨欲兼錢皆羣

起口語藉藉請於兵巡使及清軍使楊標吾等且莫提桴鼓立軍門不避石矢之謂何既扣損我月食餉而奈何復欲以錢撫行乎願為我畫便計標因麾之去道巳請於兩臺能不以一錢及若也英等皆曰幸甚是時二月巳盡當春汛法營兵分為八總往嘉寧合溫於是海防使馮時雨趣諸軍日夜裝將行而會臺御史檄諸軍歸農大方伯游季勳復下令欲撫錢如初諸軍皆曰若是吾屬尚可言乎乃並走部使者張文熙鹽使者孫旬所巳走王許之所欲挑許之賴同寅救諸軍竟鼓噪而去而都護曾邦遊擊呂應腸

告於臺御史。臺御史問諸軍亦何言。應暘對曰。諸軍言。言實餉不足。非徒錢難用也。是日即以檄檄諸軍得增餉。諸軍以曩常欲執兵巡使。懷疑懼心。曰。彼豈能終欲忘宿怨。恐置我等弗問乎。我等與其嘿嘿死杖下。孰與執一兵巡使死。並死何不可者。即聚衆二千餘人。椎牛以盟。往索許之。許之先已聞其事。遂匿矣。乃持刀斧擊破軍門。直走私署。略其槖中裝。因擁臺御史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不可言。是時部使者使張文熙。帥布政使游季勳。劉漢儒。按察使郝杰。都護吳憲。往譬以禍福。而鹽使者孫旬。主事王謙亦皆

並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得已。已移許之所管事。屬楊副使標治之。諸軍始解散。於是臺御史上書稱不職狀請　予告。而部使者。鹽使者。及給諫王致祥。李國觀。吳之美。御史郭惟賢。後先劾奏其事。事皆下大司馬吳兌問狀。覆奏。　詔免吳善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貶王許之秩三級。罰曾邦。呂應暘俸一載。佳胤既乘傳到官。察見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事。惟兩人所指麾。迺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於是兩人面縛詣軍門。臺使者方在便坐。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而前。稱死罪不容口。臺使者曰。吾寬假若

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於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爲先鋒。潛入諭。兩人既上謁。卽備畱趨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頗無殺汝意。若等旦日。不可不蚤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並入城。臺御史群示以寬大。甚至察寒暑疾苦。先是把總孫嵩。莫如楔扞文綱。卽下副觀察使徐汝暘。罰治諸軍。方幸臺御史務在收恤。絕無疑懼心。　上嘗有詔。言倡亂者。諒亦不過數人。乃微以檄授指揮使李承勳。逮捕馬文英、楊廷用。及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潚。西前營吳章成。西

後營廬州到官㬥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臺御史大會布政使舒應龍李汝觀察使徐元太副觀使徐汝陽顧養謙都護常鎔王按武鞫問辭服。即奉旂牌屬都護梟斬轅門諸軍復皆疑畏。臺御史乃使遊擊徐景星麗濵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皆北鄉叩頭謝　陛下不殺以爲威時三月初三也頃臺御史奏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議覆。　詔稱張佳胤定禍勘亂茂著勞績轉御史右丞。賜徐汝陽顧養謙秩一級。徐景星副總戎秩王湏道。徐九章皆鎮撫秩麗濵金八兩李承勳江應龍皆紀錄。金九五兩。　上

通令該科覈激禍醸患者而屬臺御史爲善後計其後給諫張興思劾奏與大司馬同　上免吳善言官爲民游季勳王許之閑住郝杰楊標秩一等左遷呂應暘罷斥詹邦陳文澄還衛　詔書曰近來文武官以苛暴刻削相尚其行類失人心比遇事變又皆束手無策倉皇首鼠斁法辱國殊可痛恨以故簿責始之者深也初部使者孫旬上善後十策於是臺御史復大會布政司劉漢儒觀察使郝杰叅政使劉世賞王湘吳自新叅議使唐本堯顧養謙副觀察使劉東星馮時雨陳淵楊標徐汝陽僉事使許一德李宗

會議。大畧以損餉汰兵馬不便計莫若復左遊擊及各色把總因請總戎居會城故事團操軍五百以備士著而以把總一人掌之惟杭嚴兵廵使所調度已調西營兵備城池。今報罷選杭州前右衛兵五百人偕團操兵。大率一千人分爲二總屬都護巡徼於城上歲時擊刀斗以自衛。凛凛如也。

何中昌國營兵也故事。昌國營在象山海隅其廩食該總請於備兵寧紹者移府庫金錢屬縣令偕把總領之而會備好禮爲御史滕伯輪爲臺御史廼與象山令約約月以二十五日爲期會丁亥冬邑令陳天

祥以乞故。冬季不及予。營中見爲米價騰踴。皆口語藉藉。奈何不畀予。而使吾等稱貸於人。徒以充子錢乎。是時備兵使劉尚志。微有聞。即以檄譙讓。令乃以其金。計人十爲一封。大率二百三十有五封。使委吏陳情。送奉至把總劉光元。登堂開封。封皆少錢七八。何中等益讙讙以聊。乃鼓噪而起曰。何至是。乃欲縛繫情。光元示以軍法。甚不可。令情還。何中奮而前曰。釋之。幸爲我致聲陳使君。吾等必不欲損毫釐也。情還。具以實告。令廼增金。使佐史兵諫給諸軍。諸軍始解散。有頃。備兵使逮捕何中等。鄖鎮致臺御史。羅

以軍法。於是兩臺以其事劾奏。事下大冢宰楊巍議。以爲陳天祥當免官。 詔可之。時戊子夏六月也。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哉是言也。今兩浙七載之間。見告者數矣。以余所聞諸軍縛叛民丁仕卿功。未賞而會城象山亦皆以損餉發難乎。 上廼赫然怒。激禍釀患者。誠可謂至察。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焉。豈爲會城象山而言也。

上虞叛民丁仕卿列傳

丁仕卿上虞人也少學書多通字藝尤工珥筆間里有獄訟之事必就問仕卿仕卿爲人有機謀膂力絕倫欲招致四方亡命而爲亂常託名塾師往杭杭人多以僮子從之游者乂之浮沉閭閈因往來公庭間竊有司之權已廼交䝉江上諸偷盜欲遈不軌殊不利於火甲遂與鄉人韓謹等議議欲變火甲法謹以爲可於是群聾請於部使者張文熈所屬同知杭州吳日强問狀而鄉大夫沈歷謂火甲不宜罷仕卿由此斆鞅怨歷入骨髓廼相與謀曰盡乘是隙而起可邪是

是保甲最嚴徼道建更樓校聯植鐵懸猷夜半樓頭鼓發分更鬆如也吳二守常從邏卒巡徼道上三更不至者罰金一兩二四更不至者罰金五錢城中多怨望皆欲附卿卿遂聚黨至千餘人毀其更樓及校聯直走歷所縱火焚燒其屋居及西湖遊船然後晝略橐中裝而賈人唐致思携萬餘金居廛旁亦鹵略以遺而仁和令陳艮棟錢塘令孫琨並馳救破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圍始得出時壬午四月二十九日也會臺御史張佳胤　上有詔許以便宜不俟會推陛辭竟乘傳鎮浙既行至崇德倦卒聞之大驚即檄

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而部使者方收捕仕卿等
四人。榜答之二十。枷楔以狗。韓謹等擊牛酒。益聚黨
二千餘人。頓足而嘆曰。卿既被逮。吾等若不蚤自善
為地。則當隨坐矣。於是並鼓噪而走。卿所毀碎其枷
而去。卿。好謂謹曰。禍日益迫。不可須臾待也。願勿去。
是夜。夜漏十三刻。復聚黨。鳴金鼓。張旂志。圍繞部使
者。部使者開戶。趣三司至曉。譬者再三。於是臺御史
躬馳部使者所。卿等望見臺御史。麾蓋將臨。退而還
逃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旦日具
以實告。卿等叩頭。群為解散。實與江千諸大盜有微

詠特藉口於火甲以自便耳卿廼益挾城中丘男子一人槍刀一副燈一盞分道而出乘風縱火火益熾延燒鄉大夫少卿陳三謨御史柴祥孝廉莫履貫人江洪等四十餘家家產金銀諸什物略者亾算而是時富室欲自完者皆躬自治請卿蚤臨然以請而至者待免不則受禍益慘焉迺攻陳御史家常築臺命庖人擊鮮待卿卿至果登臺金銀列左右臺下鼓吹樂作妻子膝行而前跪起請死罪卿喜下令令諸偷毋擾有頃召謹等議議欲殺略城中幾盡然後刼府庫釋獄囚出城先是卿有令城外治樓舡待諸偷渡

以故水濱舳艫相望。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部使者及布政使游季勳。劉漢儒。叅政使劉世賞。觀察使郝杰。副觀察使徐汝賜。劉東星。楊標。都護魯邦。議欲請大兵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前是東西營馬文英等發難。臺御史因使游擊徐景星召東西二營營長。令捕斬仕卿等除罪。由此營兵皆椎牛。誓欲捕仕卿。初臺御史有檄諭仕卿。勿亂。仕卿竟毀棄其檄。兩臺遹旦莫坐堂皇。趨杭州守劉伯縉。及仁和錢塘令。令其部署戍卒。當是時。臨安。海寧皆畏吳二守度田嚴。臨安業已大譁譟變於門。海寧則羣聚安國寺。皆欲

僇辱之。而富陽尤有窺左足而應仕卿者。兩臺以故示良民。毋得脅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於是我兵擊其惰氣。殊死力捕獲仕卿等生口一百五十八人。奪獲器皿服飾亡筭。因以徵輿膠致諸生口軍門。是日臺御史大會部使者。及三司梟斬韓謹等五十二人杭州市。會莫而以丁仕卿等一百六人繫獄。旦日復欲行刑。又念殺僇過慘而止。延出仕卿等以軍法加榜凡百餘。卿嘆曰。嗟乎。吾以蚤發及此。及此。豈非天哉。於是卿等皆後先瘐死獄中。獨沈孟學等一十一人。以悼不及刑。得除罪。臺御史奏於　上。上幸下大司

馬梁蔘龍既覆奏。上謂張佳胤忠績卓異朕心嘉悅。賜大紅紵絲飛衣一襲。銀二十兩。表裏二。之張文熈銀二十兩表裏一。之劉伯縉等紀錄。吳日強罰俸凡三月。其後臺御史劾日強竟免官爲民。是時郡國皆以嚴酷爲法。 詔謂有司不體朝廷。保惜小民德意。往往務爲刻虐傳名歛怨。欲兩臺申明訓飭意在寬和可知矣。久之給諫張邦思劾奏總戎吳國而吳之美謂兩浙接壤金陵。根本重地也。獨慮武備單弱。而御史陳功爲善後計欲捕盜之中。寓安民之意。催科之內。兼撫字之仁。于有年。以爲從亂者之罪

人。今捕獲尚未及什一二。宜著爲令。令被脅之衆。咸與維新。洗然之家。不許妄訐。以安反側之心。事皆下大司馬。而會部使者孫旬。亦上書陳善後諸計畫。語在奏疏。於是大司馬議收人才。定疑貳。大司農議平徭役。清逋欠。併復民兵。恤運軍。僉所甲。皆如部使者所請也。

讚曰

以余所聞兵民兩變。皆倉卒發難。其倒置不既甚乎哉。是時治道尚嚴。而陳御史以爲有司奉行太過。裁削太甚。豈不然歟。丁仕卿起自匹亾命。而響應者至二

千餘人小民可謂瓦解。然皆旋自滅亡矣。非 陛下聖神威武所變化。烏能然乎。

叛生張綺呂協祖列傳

張綺。上虞人也。己丑夏五月。縣大札而加以枯旱。民情洶洶。諸生三老。乃請縣令蔡汝逵禱祠山川能興雲雨者。不驗。而鄉大夫金柱。張承賚。諸生張綺。薛于中等。坐縣令禱祠不敬。因告於部使者蔡系周。言縣令常無故擅殺人。有頃。汝逵亦言承賚等。常以私謁干縣。縣不如所託。趣反唇相稽。柰何而欲以諸生奪縣官之權乎。先是呂村觀音大士最顯。汝逵躬迎大士至城隍廟。居四五日。復不雨。柱等以爲戲。明府不徒步而膜拜。大不敬。以故大士不以雨應也。而諸生

金彥宣等。遂聲欲彊奪其大士而去。已封閉廟門。與縣令爭論不容口。久之。部使者案兩造屬郡太守。問狀汝進廼乘小輿往謁太守。而諸生張綺。謝嗣祿。金彥宣等。借蒼頭杜德。一厲堯二等擁衆數十人。毆進傷其右手。裂白袍。賴蒼頭蔡勘蔡順救。得解免。然勘與順。擢髮被毆者數矣。於是汝進以其事請於部使者。何廼衆毆辱我於市。至此極耶。項會稽總甲金棟邏卒陳元等。亦以其事告郡太守。與進所稱同。金杜乃謁備兵使劉尚志。分巡使李國士。曰上虞之變。實杜爲之。而僉事張承贇春秋高。列名姓居首。及所坐

諸生八十餘人。皆不知故。柱敢以身就獄。毋業及無
辜也。部使者乃屬紹寧台太守雜問。久不報。竟以其
事 奏。下御史大夫。明年春。部使者黃鍾。覆驗遠所
榜笞石輅上。竟至死。死在杖後復數日。死於病。它所
刻臓私。亦亾左驗。而獨金柱有請謁副札尚在。金柱
故副觀察使也。於是御史大夫以柱。及諸生薛于中。
葛煐。法當革衣冠。蔡汝逵貶秩二級。 詔從之。
呂協祖嘉興人也。壬辰春。嘉興秀水令斂而郡倅范
鳴鳳行縣事。徵輸甚急。諸生呂協祖。金允淵府學義。
張惟恂。小宗大等。常欲斂闊狹。與民相假貸。因請於

倅曰。虎之毋甚苛猛也。鳴不從。已用佐史田覓龍言。譙讓協祖。協祖遂攘臂而起。詈辱鳴鳳。頃與三學諸生約。約至明倫堂。於是奪卯簿唱名。並拜謁　先師。因去衣巾。從此吾等其為亂民乎。即歃血殿中。乃奉牛耳而盟。盟曰。范鳴鳳殘民已甚。吾等共鋤而去之。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盟。是時賀燦然徐名世項從先不欲與盟。協祖多至陵轢之。由此瞋目張膽。設櫃斂費。雖下貧。亦必治金。而學博周廷才高座周之。日夜禁諭諸生不可已。因上飛文於學使者李同芳。然兩邑公門久閉。而郵使文移往來。郡縣皆械封不敢發。如

是者一句。自此之後。協祖等益暴橫以忌。迺作捲堂文。刻大龜以號動邑中。邑中應而和者四百餘人。會熹與倅方玘。視府事。欲繩以文法。以從也。於是兵巡使劉孟雷理諭。始解散。久之。請於部使者李以唐。臺使者常居敬。乃上書欲以渠魁呂協祖等。一十餘人請論如法。謂范鳴鳳簡僻。而給諫劉爲揖。亦上書。大略憂紀綱之不振。語在奏疏。始學使者以檄諭諸生。諸生乃大言欲三從也。李御史從中論之曰。奈何以士人而制進退之權。以喜怒而司賞罰之柄。以盜將之私忿。而壞百世之典章乎。

讚曰

以余所聞，苗給諫朝陽，所條對禁諸生法至嚴，何上虞嘉與之變，輙起於肘腋也。傳曰，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張綺、呂協祖等，豈皆喜犯不避哉，要亦我有以激之。善哉乎臺御史常公所謂起于因循，而壞于蒙蔽也。

楊文學列傳

楊文學。歙人也。少失父。孤落魄。而會蜀道李宏至。學因從之遊。習黃白。襄陽王。常浮慕其術。招致府中。無所成。乃抵於揚州。久之。往來嘉興松江之間。專以鬻藥爲務。先是雲南人鄭喜。少從父鄭二十五至秣陵。因奄割。給事李侍中。乃何。李侍中。不幸捐館舍。喜復留落至松江。寄食雲間葉小山。適文學見喜。因與之語。大悅。悔相見晚。喜乃詐稱石城王內侍。王幸遣我與鄭彩往松江伻周迪所。而學亦詐稱我故寧王黃裔也。生平無它長。獨精於黃白。橐中得不乏絕也。喜

曰。小人願從王遊。惟王所左右。由此學稱寧府散誕
皇矣。而猶恐爲縣道所窺識以驗。於是察省祭者春
源。善剞劂。乃送奉錢三。因刋木關防曰。勅封寧府散
誕皇。已刻雲龍花欄牌式。皆用紫粉刷印。因爲刷批。
背曰。寧府散誕皇。今差官舍張廷用。前往蘇杭等處
收買段布。進府供用。如遇關隘。即便驗放。學即以硃
札標判。儼然若一王公云。是時休寧人朱岩龍以轉
輸　皇木乏貲。因稱貸於邑中子陳東台。亦至小山
所。與喜語之故。喜曰。我主親寧王。後女可治禮謁王
吾爲公從中遊說。則何難於千金哉。於是謁學。執禮

甚恭。有頃。喜乃具以實告學祥許諾金三千。是日節立券。俟還府而後與也。然喜已先得金二十有三兩矣。而吉安人劉永期亦以藥賈至。喜所陳說亦如之。期乃以爲果寧王後也。頗雅重學。已喜因言橐中金將盡。令期治裝。同往杭州。至日。我主卽以千錢報女。女請勿疑。期日此王也。誰謂難於金錢哉。自媿弗能多予。予金一兩四錢。它僅遺枸杞子三十二斤。賈可得金六兩六錢。并皆與喜。而王宜亦休寧人。與岩龍同事。因從學行。行至塘棲。祥言病。日姑假民室數日。病愈。往。而諸生沈定先。乃投之。室。是時來期已詭名

爲舍人矣。行間逢李洪。洪乃與岩尤同闤閈。具言稱貸事。洪因遣蒼頭楊阿六。嚴事王毋失王意。時壬午上元也。是夜學偕喜等。微行觀燈。而市井人王山魏東。詗知寧王後。因使樂人李二一擊鮮治醇酒。請學等爲布衣之飲。於是學等往飲。飲不至數巵。樂人擊鼓。歌吹敖戲如生平。而會何鏜蔣榮亦過李二。而學等皆被酒大醉。坐上座。至貴倨。鏜惡學等不罷酒爲禮。怒罵喜。乃拔劍起舞。因推席。覕永期。永期執榮毆傷。幾至死。總甲朱文見學爲王子。恐事大。令榮與鏜曰日持羊酒禮請罪。鏜果如文言。趙榮。榮負其無能治

具。鏜延治魚肉糖餅四盛。因文爲紹介謁王。叩頭堵下。曰。以危酒積過失相尋。尋時急。實不知爲王。有死罪。學曰。此往事。何足介意。鏜跪起。叩頭謝。度王無怒意。卽馳王山所。與文並索榮治禮。貫榮見鏜等逼迫甚。束手無所告。夜半延自縊而死。旦日榮父蔣富告於張倅所。卽使使者逮捕喜。喜竟詐稱中貴人如初。於是屬鍾巡檢拔驗。榮果輕重破傷。皆有狀。文學始惶懼。恐事不可解。乃與喜及永期議。議與王山貸銀五兩。既得金。卽買冲天冠。及紅袍。香帶。以學不時冠帶衣履。而稱散誕皇。因偕喜走杭州。館於錢塘所。乃

大書書札稱名。復詐多費。多費者。石城輔國將軍拱概第九子也。於是屬喜永棋。岩龍上謁部使者張文熙。熙延謂若王子。何得無故至會城耶。即使使者遜送至境上。延先令鄠縣磨。杜經歷。遲學於接待寺。藩其槖中裝。以察真僞。於是盡得裝所爲僞印批文及冠帶什物。皆僣竊不軌。亟馳報劉太守。太守以爲令甲無散誕皇封號。而況寧王本逆藩。安得子姓再封王爵。此必詐僞無疑。并皆捕繫公庭鞫問。辭服。太守恐學以畏刑而服。是日即使使者問石城王。王曰。吾第九子多費久物故。今已一十餘年。而況故事宗室

不許私放債利。豈有滅絕枯稿遊魂。放戲異郡之理。奈何文學誣死者以不法乎。於是大會觀察使以下雜問。廼以文學請比詐假官者律斬。而喜及求祺王山等。輕重罰治有差。而臺御史。常居敬。御史張文熈。以其事奏　詔法司從重擬來。其後大司寇以爲宗藩名派。皆屬欽名。今文學乃敢冒稱情與。許傳詔旨者等。請梟斬以狥。　詔從之。獨鄭喜令照例改擬。然後引弘治十五年。　詔曰。今後敢有私自靜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鄭喜於是乎就刑矣。四方郡國始知褭者道上散誕。皇故文學中貴人。故鄭喜也。

讚曰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不萬世治宗藩長筴哉夫以此爲訓而諸侯王猶有馳馬出行郡國者其弊乃至有如楊文學抑何愚與余獨謂劉永祺王山等不當信若是奉之如王公然皆愚人卒自愚也悲夫宸濠之變與漢七國亾異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子姓乎

崇德強賊梁翰列傳

梁翰崇德盜也先是崇德丞王爵帥縣使戶轉一千八百七十金道仁和尾窑頭會大盜梁翰譚金林思成等一十三人至盡奪而略之於是爵頓足嘆曰嗟乎此　天子帑金柰何中道而充偷盜囊橐乎縱上官幸而哀憐爵不加斧鉞爵何面貌居　陛下疆埸也乃赴水而死自此之後縣道日夜提邏平部索邑中生得梁翰譚金林思成吳應龍王守義李六楊鳳七人已復得陳元功鄭華楊四三人是時洪雨鄭華為保姦并皆逮捕到官加以析楊翰等叩頭服實有

之問其金尚存二千五百有餘也已鉏鈇雨及華及得一百金獨陳七王立趙龍兒遂逃不及法於是臺御史徐栻以書劾　奏指揮張誠千戶李柵事下大司馬譚綸請貶張誠李珊秩一級梟斬梁翰諸賊崇德市

讚曰

賢者誠重其死爵殊娩奉使無狀乃死也嗟乎山嶂間盜賊公負勢自有之爵獨惟其鋒哉孟子曰可以可以無死死傷勇當盜賊擾攘時尚負罪引咎何夫旦之難猶思復嗚乎

嘉善强賊列傳

嘉善强賊其姓名不可聞已。庚寅冬。上海以京庫銀一千二百餘兩。使倉大使蘇剌轉運。既行至嘉善。會强賊數十人。從道左出不意。略八百四十餘金而去。是時同知曾維倫視府事。廼好謂巡徼倅方玘曰。主臣吾等典司疆場之謂何。廼辱帑金。一旦淪於偷盜之手。於是各以俸資及贖鍰如數封輸使者。是日即提邏卒大索邑中。以爲得其主名。因席藁請罪於兵巡使方萬策。然後以其事報兩臺。柰何偷盜竟不可得也。久之。臺御史常居敬。及御史黃鍾。韓介聞之。擬

爲賊奪轉運金至八百緡不以告曾以爲細故耶於是詛以書　請事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石星以爲巡徼倅方玘及縣尉黃茂儀法當首論是時曾維倫新視事臺御史御史請與兵巡使量加罰治上有詔罰方萬策俸凡三月曾惟倫待罪行間必欲得主賊而後可也

讃曰

以余所聞兩浙事皆大異使者轉金至嘉善緡遭疆奪其大半而去毋亦以兵民變之後法令稍緩乎不然曾一守故優於吏治者余嘗從吾邑中見其以司

理行縣事。每一閱操。戰陳之敎。鉦鼓之敎。頗精明。余以爲異時誠可當一面。廼何有强賊數十哉。

江西

花園洞陶紅李白列傳

花園。迺走撫州道也。行至西口。利用度。會舳艫鉄弗可度。道上諸行人。皆涉白田上雲山。時有到花園者。罕而希矣。於是陶長壹洪尭玖李明壹白强捌倔起花園。花園居進賢縣東旁近東鄉。南旁近臨川岐徑若綫帶。群山複障。若城垣而四維之。今其下林木益茂蔚。徑路。僅可通一竇耳。諸酋巢居中。水寇則以鄱湖爲淵藪。陸寇則以清泥爲羽翼。隆慶初。强捌等常私造鳴鏑流矢諸鬬器。欲反。聞槌師傳勝技至高。迺

坐勝東鄉拜耗弟子禮師事之既得其道捌等並無忌郎公行南昌進賢東鄉臨川諸縣得艾熕捌白朝拾等爲保姦廼畧王堯貳王亨肆等家室殺邏卒鄧京胡長柴及比丘傅清等數人而去於是守巡使柴淶袁隨徐用檢徐時可馬時泰及偏將倪中化請於都御史徐栻而以裨將陳仁海爲將軍軍清泥胡裕爲將軍軍鄧湖群爲備兵堅壁而守士卒又皆闒匿示之以寡無剿意第微告保姦故因懸重賞使保姦爲內應是時鄉人何乾貳願爲鄉導欲滅此四族而後朝食廼引令黎邦琰尉丁景芳提兵三百人鷄鳴

而驚出諸偷不意。縱火焚林木。會大風。延燒至巢。火光燭天。諸偷倉卒起不備。多自犇騰蹂踐死。於是稗將楊秀樂。生得徐國貳等七十餘人。王汝蘭。生得洪尭玖等十餘人。陳耀。生得白强捌等二十餘人。胡清。生得彭十三黃奇。生得陶長壹等十餘人。皆僨輿膠致軍門下。南昌司理沈楠。撫州司理余懋學。即訊。而李彪五等男婦八百二十餘人。盡衿甲面縛。請降於是。編立保甲。桴鼓不鳴。是時隆慶壬申冬盡也。大司馬譚綸按栻奏覆於　上。詔梟斬白强捌等以狥旗後。御史燕儒臣勘功。書既奏。賜徐栻金盃三十兩表

褒三之。袁隨等二十金，胡鳳等十金。初清泥花園皆重鎮。嘉靖末，清泥置巡檢使一人。栻乃請比清泥故事，置巡檢司。詔可之，賜名曰花園巡檢司。司以左栻復令梓人置公館，而於西口縣買舟為渡，於是花園之途，車擊轂，人肩摩，殷殷不絕也。

讚曰

異哉花園諸寇也，而以陶紅李白為姓乎。嘉隆之間，號為慓悍，而邦琰乃以一令公提桴鼓往，不終朝縛矣。何乾貳鄉人也，亦能以其身試蠱為梓里除殘蠹，豈不壯乎哉。

建昌諸盜列傳

建昌諸偷。其姓名不可聞已。乙亥冬。諸偷常從江上鼓行至建昌。見爲藩封重地。曰。有如一日得禽王。足吾事矣。會歲杪。監門皆觧嚴。諸偷微行走城中。直擣王所。果得王縛之。於是奪其印。盡取其財帛。復縱火焚殿宇而去。是時備兵使黄可大。及太守陳吾德。邑令鄭時章。帥邏卒日夜巡徼江上。部索諸偷。自月初捕通歷四月矣。賊不得。而分守使王乾章在南康。適亦簿責饒州判喜命。守禦使孟應越。邢繼芳。鄱陽尉徐鳳瑞急。又欲馳報臺御史。御史恐繩以文法。皆大懼。

以爲得倫盜諸酋猶可置辭以對不則備守之謂何
低徊者久之始報而教授張其山先已移文請矣於
是臺御史楊成御史張簡及巡江臺御史王篆給諫
裴應章後先皆劾奏可大等及長史湯明善罪事下
兵部而大司馬譚綸請復論之 上有詔罰楊成張
簡俸一年左遷黃可大陳吾德遷雜職貶王乾章鄭
時章秩一級下喜僉等御史逮問是歲丙子也明年
春御史張簡輕重當喜僉等罪以請 上免喜僉等
官爲民孟應越等貶秩二級先是簡奏長史罪 上
詔問長史何罪原爲道府阻遏不令申報 詔復長史

職而可大等。竟坐法免。

讚曰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建昌豈非名郡與。盜入城縛王而奪之印。寥寥久不報。何哉。陛下怒而謙讓之。誠無辭以對。以余所聞 建昌王賢王也。好學稱醇謹。毋亦慢藏誨盜。或時有耶。

流寇羅朝廣列傳

羅朝廣江以西流寇也。丙子夏五月，常帥其黨百餘人至寧州界，所過必僇殺人以示威重。於是分巡使王徽猷自南昌馳寧州，誡亭長堅壁固守，勿令至界上。界上兵衛甚嚴，弗可入。諸偷皆解散，獨廣與徐武、楊青山等三十人約曰：吾與若等亟分為三，不然就禽矣。武走楚，廣與青山等走桃林九嶺竹子嶺，以何楚。執武等七人繫斬獄，而青山等復以抵於萬載縣黎源天井窩。頃廣復使彭生七微行詷寧州，為把總戴素亮所生得，言賊實又遠徙。由此分巡使馳還南

昌矣。居月餘。青山等逦自黃栢山入靖州雙坑。明日。桃源哨邏卒陳俊。壓山等戰。殺俊及詹作。王乾王子先張忠。明日。復入喿坑下洞口。殺我兵舒元陳有金。陳祿。復縱火焚陳宿六屋居。明月復入金鷄橋。我義士吳鳳笙殺四人。兵李興旺殺二人。而賊亦殺傷大當明日復入黃崗。殺我兵四人。剖取吳鳳翔心肺。然不過數十人耳。是時臺御史楊成已轉遷去矣。而潘季馴行至廣信。新授事。會分守使盧仲佃從即下令徵鄖陽守備鄧子龍往擊之。先是徽猷移直指張簡。稱盜賊韋懿。亡何寧靖又見告矣。簡劾奏猷隱敵。大

畧謂猷不當居南昌。故專南昌兵備使。前都御史御史。以寧州介在武寧靖安之中。叢巖疊嶂。廼請分巡使兼兵備使秩。居寧州。以故論猷獨重。而當南昌倅袁祖義。寧州守陳以忠。吏目柳益。靖安令朱玉。尉趙不昧。罪與都御史所劾奏同。事下戎部。於是大司馬譚綸。請輕重案徽猷等罪。 上有詔。詔王徽猷閑住。袁祖。柳益。趙不昧。竟坐法免。戴素亮下御史逮問復申之以令。令兵備使專居寧州。寧州於是建大將軍旂鼓。兵士日擐甲介馬而馳也。

讚曰

以余而觀羅朝廣。稱爲山豪猶不能克何足置齒牙間乎。顧寧州在萬山中。地接華林及楚服。有如一日盜賊流刼。山棲草藏。必此間矣。勿謂毋傷。其禍將長嗚呼戒之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此可爲寧州道也。

平安遠賊葉楷李圓郎列傳

葉楷者安遠人也弘治初曾大父阻黃鄉以爲險延引至楷凡五世百有餘年矣生三子長盛乾次盛坤次盛和楷有族弟曰槐慓悍尤甚而所居黃鄉雙橋南橋八副腰古頂山勞田保皆在贛惠汀之中峻嶺崇嶇盤牙數百里而廣其下有田一十八萬自上世以來弗輸賦縣官縣官莫能禽以何楷常凌鑠諸偷諸偷心竊怨之謀欲屠滅楷適相與謀曰與其爲葉氏所魚肉孰與爲　天子治氓得受一廛歲時奉賦役寧不媮快乎是日即率父老子弟數百人踵縣庭

叩頭吾等小人願降請以其地爲縣楷聞大怒欲誅諸降民諸降民微以告劉載永有如將軍一日提兵至吾等從中起内應此歲葉氏一時也將軍果如降民請徃正之郎下令曰非葉族者弗斬以故楷長幹皆散走應我兵楷度勢益孤弗敵激烈自縊死我師逮繫其家室因與諸降民犁其庭掃其閭郎於安遠馬蹄岡建縣而都御史江一麟具以其狀　請於是
上賜縣名曰長寧是歲萬曆丙子也先是諸偷鍾廷隆鍾廷寵陳侃陳璉楊才亮等爲楷長幹主田租常專以爲巳利一旦屬漢吏弗便常欲反顧未有機耳

會嶺北守巡使張仕佩朱茹使贛州司理賴萬琠及會昌簿黃玉湖定南尉張尚禮度楷田琠行至石溪保館駱萬忠所而廷隆等逦聚黨數百人鳴鼓張旗志直走琠所執琠縛致巢傷手殺保民十餘人皂隸二人居四五日觧縛琠始還縣初玉湖至勞田保保中人具爲訟訟于湖以爲府先使散官尹明遂劉載來等訪措故田宅柰何謾欲取吾等金錢吾等不與而載來遂指不與者田以爲棄田柰何幸爲我達大府毋令得敗吾等也是後琠久居保保中見載來討得售以爲始吾與來等約何如今賊𢾾而來等皆受

上賞獨吾衆以載末故柰何欲没吾田産乎遂與庭
寵等起然人人實危恐恐大兵旦夕至皆悔用廷
等計殊自相怨尤鼠竄于旁近郡者十家而五矣於
是我兵蹤捕急生得謝金周余金隱鄒賢四人梟斬
長寧市而廷寵等一十二人復竄遯卒大索諸巢中
而給諫裴應章廵上書劾奏璵大略謂璵偏聽戴末
當調而一麟亦不宜以一司理深入虎穴與御史張
簡奏同簡尤請建守備一人或把總一人庶將官與
新令勢或犄角得以展布事皆下戎部而大司馬譚
綸以為御史議是弘治中安遠弗率曾置守備一人

旋報罷。今請比。議使把總往。而以韃管兵足民兵三百人備長寧。 上從之。頃一 麟請 予告弗從。是時楷子盛乾盛坤盛和及葉槐猶存乎。廼以檻車傳致民部。於是徙遼東塞為安樂自在州民。

李圓郎者。虔州僧也。少通符法。而其黨王子龍好黃白。能化銅鐵為金。兩人相為引重。各以其能號召邑中。邑中少年多有從之遊者矣。是時龍南歲凶禾黍不入。民易動搖。廼勃勃然心喜曰。此天贊余也。余是與諸逋寇約約為聲援。遂與邑中子劉太華李仕清等日夜造符書。書成廼復約諸酋鼓。爲岳爲覘。或帶

壘爲宗。遂借百餘人。走龍南東桃隘。因欲阻之以爲險。擇日鳴鼓祭旂纛。曰。神其祐余。余殆將與乎。頃復引其衆出關奪道上諸行人馬。跳驢還走南雄謀欲略府庫國門之外。桴鼓晝鳴。旁若無人乎。於是翁源簿張霖始與簿章坤從邏卒巡徼道上不可遏迹。告于南部備兵使郭子直。即移南贛偏裨吳紳楊繼祖。潘仕烈金章。是日提營兵。並雲翔而至。鏖郎等戰。朋等亾它技。徒欲持符呪以爲神。符呪不神矣。是日子龍張念。即就縛緲斬之。生獲酋長李圓郎等二十人。諸倫劉清湖等六十四人。而張懷。王五仔等五十四

人。自言吾兵卒。非盜。然無左驗。並繫獄。是歲己丑春也。臺御史秦燿。會御史黄正色。請以李圓郎等十六人梟斬龍南市。乜皆輕重罰治。 上可之。於是 賜秦燿爵一級。白金二十。表裏二之。是時臺御史粵以東。則劉繼文。江以西。則莊國禎。 詔賜白金皆十五兩。表裏一之。居一二年。辛卯冬。給諫王德完上書劾奏王子龍功。先是惠州判蔣杞下行和平事。生得子龍并逮繫龍家室八人有狀。然南贛已上功莫府。以爲鄉斬子龍於陣。蒙上賞矣。一旦聞和平生獲龍。急遽移東粵。欲劃龍以滅口。會光啓守惠州。得主討者

微指曰。始君等以僞子龍爲眞。今欲我以眞子龍爲僞耶。今誠私藏子龍歟 陛下不則得罪上官。然寧負上官。終不忍欺 陛下。竟縣車而去。於是大司馬王一鶚案德完奏以復事 下御史問狀。所東粤制置使終坐李茂事免官。語在茂傳。

贊曰

余過虔南觀大將軍壇場建旂鼓。常凛凛以爲細柳。豈近是與數年之閒。葉楷試之。王子龍再試之。豈誠子龍一身皆膽哉。不然。何其敢于亂也。 陛下卽位以來。郡縣虔南者數矣。定南故蓮塘。長寧故馬蹄岡。

豈非渠率乎。易稱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不獨郎等惡。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蓋亦神矣哉。

饑民胡佩三列傳

胡佩三。餘干人也。曾龍進賢人也。戊子歲大饑。百姓食不厭糟糠。而方珠江文化。獨以倉廩雄兩縣。於是曾龍帥其衆略文化。佩三亦帥其衆略方珠。兩家倉廩皆空。是時 上有詔。詔臺御史。御史逮捕渠魁。即梟示正法。而令林道楠逮曾龍。告于都御史陳有年。請論如新法。兩縣由此皆股栗。自是之後。崇仁有黃京五之盜。臨川有鄒廷七之盜。樂安有龔一之盜。金谿有彭友廿八之盜。略倉廩。猶胡佩三而獨聚黨有衆寡異耳。京五至三百人。廷七至七廿九人。彭友十

人至百餘人。必何守巡使李大吉。傍寰遽捕諸首人於
庭中對簿。而陳偉左驗桀五等。黃浩憲左驗廷七等。
朱萱莞左驗友十八等。皆有狀。於是琊瑠諸偷于國
門外曰。敢為亂民者。有如此刑。

讚曰

詔曰。朝廷恤窮民。不宥亂民。今數月之內。三郡之間
亂者數起。僄禁不當如是耶。天子致虛內帑以愛
下而下不能以法自愛。旋底滅亾。豈不悲哉。嗚呼。春
秋稱豐年補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
之食。凡為國亦當如此。

湖廣

款人劉應胡國瑞列傳

劉應、胡國瑞、皆伍開舍餘也。先是苗夷慓悍。衛中議各結款以自備。由此劉應、胡國瑞、皆爲款頭矣。父之款黨日增。敢於稱亂。其議與家人丁自十歲以上皆報姓名入款。不則與款衆共焚其室廬略其槖中裝。而是時郡中畏款人甚於苗。鄉大夫逦判潛應魁司理王哲。諸生戚折等。亦以名與款。知非款不可也。頃劉應周官欲略諸苗寨。延餠爲議鄉約。聚黨五百餘人。因與謀遂擣苗寨。縱火焚屋居。甚至執人而僇之

已復走潭溪縛土吏及諸生石守成欲以金錢論贖久之守備林維喬以　天子命移駐五開城應等以爲於款款弗便也卽九合款衆鳴金鼓鼓噪欲喬出城郭佛山以居會指揮使劉璋有弟三人環璣珠刺應應死璟等請府庭就吏光是當路諸公遂責璋急應有弟曰商心疑璋及維喬主之旦日日出擊鼓大會諸款款人並擁入喬公署殺戍卒陸繼堯李招保傷二十餘人奪文移及橐中裝已毀其公廨以爲飛山廟於是喬避居民舍而百戶怨學仁竟自經死諸鎮旦莫聚城中鼓噪意欲兩臺許我撫我去已何撫諭

使王之垣使使者馳檄曉譬以　朝廷德威諸款廼令監門開關趣喬出城而款果解散也已檄縣道部索諸渠魁久不報是歲萬曆庚辰也明年夏右所軍餘與中所軍餘余豆棐鬪於是中所款頭胡國瑞盧國卿周官劉商等擁衆與右所大戰衛城中殺軍餘彭玉彭大武二人而右所款人亦略中所諸生楊春華等家財而去旦日復戰右所傷五人中所傷一人賴指揮鍾鳴晨解免於是靖州守李瀾執國瑞羈跡苗夷故約殺人者贖贖一人當罰金三百三十兩瑞即贖一人如約封輸官官以其金半給死者家室治

榻樹費它金予右所諸款撃米酒得修和好已贖宗人亦如之而所贖金盡以給中所楊春華以春華爲國瑞多鹵略也居亡幾何苗人尚萬穀軍餘楊本成而國瑞捕尚萬請北舊事索金二百三十兩已復使使者鄉鏞尚萬諸演武所是時國瑞冠金頂冠束帶擁大蓋揚揚夾道而馳及至則坐堂上擊鼓左右響呼梟斬尚萬首足異處由此國瑞益貴倨橫行郡城中旁若無人常椎牛合銅鼓新化諸款人與鳴晨索月用粮鳴晨借屯粮予之不足使百戶趙艮楚借州帑金必欲如其數而去不然者吾等皆激而爲變

則樹旂志並以數十百人嚮通境上也於是湖北分廵使馬鳴鑾辰沅備兵使張思忠請于撫諭使陳省御史朱璉廷上善後六策語在驛騎書不載事下吏兵二部閱狀頃大冢宰王國光及大司馬梁夢龍一切如兩臺議以奏　上從之於是以僉書鄧子龍爲叅將備伍開轉遷黃州倅龍宗武爲僉事備沅州而叅將備伍開當者爲令毋更始黎平屬貴陽伍開屬楚以故衛所賢否不及郡守獨與它郡異而衛士弟子歲歲走貴陽六七百里請學使者試學使者亦弗常試也以故諸生多扞文罔而附欵以諸矣先是廷

慶保安諸生歲試赴宣大。及三年射策則受事於順天。兩臺乃請比令黎平諸生歲屬辰沅學使者。而以三年赴貴陽亦如之。諸生皆以爲便。幸甚自是之後黎平亦屬辰沅兵使者。而伍開亦聽賢否於黎平。及辰州邉餉倅移靖州。皆是歲始也

讃曰

余參楚輿地。旁近蜀與貴陽也。則未嘗不以爲貴陽黎平宜屬楚。楚平清偏鎮四衛。及蜀播州八司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郡。宜屬貴陽。往往亦有請之者矣及察 高皇帝微意。倘亦欲犬牙相制乎。而况播州

爲重慶藩籬。而烏撒諸土吏。又皆非實授者哉。初不過土舍幸以漢官兼視之。乃驟欲繩以考課。此豈人情乎。語曰。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什者不易業。而兩臺李公江。涂公杰疏。皆以爲宜從故約也。良然。至若伍開欵頭。不至二十人。恐僄驁不當如是耶

岔處劉堂艮草坪石寨孫列傳

劉堂艮，岔處諸寨苗也。其下故艮沅所部，旁近西、粵、貴筑，環四面五百餘里，皆苗寨。苗凡六千有奇，寨凡一百五十有奇。先是，岔處諸寨阻山公行，大將軍提兵擊破之。而是時撫諭使於楚則李江，於貴筑則劉庠，而錢岱、叅來皆從先為御史。於是大會庭中，議下招撫之令，以何皮夏諸寨劉堂艮等六千人，皆矜畀面縛請降，願歸土六百里，待附編戶，後輸賦，死生唯將軍所命。先是，叅政使項思教、叅議使龍宗武、副觀察使晉稷、僉事使夏艮心所以撫之者甚備，其[illegible]

於兩臺兩臺皆以爲可遂使指揮使一人也天住所專以撫苗爲務毎寨立寨長一人或四三寨或八九寨立國長一人歲秋九月封輸賦稅金入靖州庫餉入天柱倉屬備兵使按驗而以三年毋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勞如令 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覆奏以爲議是賜李江金三十兩劉庠金二十兩表裏皆二之項思敎等金十五兩是歲萬曆甲申也使撫諭使諭功同知則李梅通判則張試知州則王新民吏目則胡文渚知縣則胡天祿參將則鄧子龍守備則周弘謨指揮則鄧禹千戶則陳文魁[illegible]騰霄百戶則郝

文渙。上於是賜張試等金皆八兩也

石纂祿草坪苗也。巳卯奪天星寨苗兵總浦勝等仇冲田。巳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明年天星[illegible]吳什。傅天文亦糾特洞龍集寨胡才。殺草坪苗龍頭等。而是時石纂祿石才看復殺龍集吳才和逐寨民六十餘家奪其田土而龍集諸苗因與天星寨鬪。又殺吳看艮等六人巳攻天星及陳聞殺吳攢道吳恩保等十餘人。兩家由此相仇殺巳巳時。而巡徼者百戶。周之屏乃告於黎靖參將黃斌即移撫諭使郡陞御吏井士彥下分守使郭棐備兵使虞德燁問狀厲邏

司方承蛟詔草坪天星徃逃不至復使吏目吳廷秀
徃又弗至於是使百戶黃鍾音及文獻朝馳陽朝雍
問鍾音即請兵與俱行至草坪月團坡諸苗見漢兵
甚設并皆披甲兵貫弓矢鄉鍾音鍾音雖呲畫裂大
駡諸苗欲輸金五百贖吳思保死趨獻朝下坡以爲
諸苗必不侮漢兵也我兵遂鳴銃奔騰皆大亂而諸
苗楊慶和石肴清楊道總等佯爲敗北引兵至瀾泥
所而石曹金曹滿與楊慶和遂擁衆殺鍾音及兵王
明等三十六人於是守巡使急使辰州倅祝養蒙靖
州守鄭雲鎬永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驅

草坪。因下令有如誠獻渠魁得除罪。而石曹金曹讓等抗拒如故。而會分守使使使者石惟忠。送奉火牌至圍屯止舍。而諸苗石篡寬石金才等。亦皆披甲持兵。以爲褻時黃鍾音罰我金五百。方是時。我窘急激而成亂。誠有之。廼以楊慶和。老益就吏。下靖州獄。也復使守備吳時喬。曉譬如初。而諸苗皆惴惴焉。恐大兵有如一日。遂臨苗素裝何。并皆轉運入山箐。負固不出。喬廼以檄趨諸寨。諸寨復膠致石看才。楊道總詣分守使郭棐所。旦日出慶和對簿庭中。皆叩頭服。實有之。居必徇。朋經吳大榮。與地青特洞諸寨。惡黨

坪僻且險。已皆願捕斬渠魁。於是以羽檄徵西粵土六甲苗兵三千人。期七月初九並擣陽朝。行未至草坪二里。我兵皆止壁傳餐。頃地青苗兵陳發楊信古賢眉壽等。攻草坪。先登却敵。生得田能老王等八人。斬老安等首六級。餘黨皆委心歸降。諸寨悉定。而兩臺即移書貴筑撫諭使許子良。御史趙士登。因上書諸襲鍾育子男。而以郭裴等紀錄。黃斌罰治。是歲萬曆己丑也。其後甲午。撫諭使郭惟賢議。比嘉靖中辰沅諸苗屬永順保靖二宣慰。因禁官兵毋得私以錢贖所鹵人民。上皆從之。恐諸苗以鹵人為得策也。

贊曰

辰沅孝近廣與貴。歲歲苗夷爲患也。明興建參守及平清諸衛所。可謂至備。且以漢而視藏諸苗。猶九牛亾一毛耳。然而劉堂艮順命則生。石纂祿衡命則死。由此觀之。漢主有神。舞干羽于兩階。有苗來格。豈皆欺我哉。

牛角尖夫盜列傳

牛角尖夫盜，其姓名靡得而考也。癸酉夏，鉅盜五十餘人，捕伏牛角尖，略江上諸行舟，因縱火焚燒江干諸編氓，乘秋水鼓行，至白虎鎮，道逢巡徼吏李德彭應宮挑戰，斬首二十餘級，諸偷皆遂逃南岸，而邏卒樂章叔等追亡逐北，會天反風逆，我兵弗利，諸偷皆窺隙麾我兵，我兵樂章叔等不幸湛船，赴水溺死者可五十餘人。巡徼吏見爲邏卒既敗北，怒至睚眦盡裂，於是躬帥黃頭郎追逐至武家穴，疾力戰，獲生口一人，斬首一十餘級，而下江防備兵使蚩汝止茍

其事。當事者於是撫諭使趙賢。直指使舒鰲。皆輕重當汝止以下罪。奏聞　上罰戢汝止以彰應宮等下御史逮問。江防事。　詔嚴加申飭。而大司馬譚綸以爲汝止誠有罪。顧蘄陽去牛角尖三百里而遠。而宜書一至。汝止即提兵捕斬得除罪。請　予俸。與食縣官如故。　上悉從隆慶末。捕盜條格也。故事。郡縣盜至十八以上。長吏及巡檄吏皆左遷一等。至二十人倍之。三十人。免官。而備兵使自五十七十以至百人以上者。罰治亦如之。而牛角尖盜至五十餘人。當左遷。然汝止後先所撫獲。亦既已五十餘矣。乃旣汝

止俸一等。上文念皖城巡徼吏捕斬諸偷積功勞詔紀錄擢用。方是時三江口尚未建守備使乎。先是邏司備兵於此得亾恙。久之裁冗吏議罷。今其下左通圖風。右通七磯三江合流直入樊口諸湖。而盜賊馳突。迅若風飈。往往我兵追逐弗克。及明年夏御史李栻上書。請以守備使一人備三江口。以岐亭故有守備。近建縣。亦罷顧第復除耳。於是清赤壁邏司兵可得一百有一人。幫斷陽戍清浪兵可得四百八十餘人。巳謂清浪故備桂陽。孤罷弗便。請以武左蘄黃四衛屬守備。唯所調度。各戍軍五百人。以入用[illegible]

四斗五升。魚鹽一錢。春夏備江洋。秋冬巡撫麻城黃陂黃安諸山寇。與洞庭守備使。皆互爲聲應。迨上徵之。時甲戌夏也。是歲江以西。撫諭使凌雲翼。亦上書奏瑞昌大姓柯黃事。柯黃之衆至三千餘人。而其人大半受壓于興國。爲編氓。置生產。建室廬。及千文冊。則輒言吾等旁郡人。何至就有司對簿乎。於是請立寄庄丘。輸賦州庫。而興國居瑞昌者亦如之。 詔許之。謂立里設戶。於便催徵辦納。良便報是。

讚曰

山川沮澤。荊楚之望也。盜賊故冉沸於其間而益一

日之積乎。余觀上下。皆建江防使及洞庭守備使旅鼓相望。豈不率然。而復起自牛角尖者。何哉。語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若等秖自送死吾與耳。自趙公議建三江。既固壘而守。則赤壁諸邏卒。罷之誠是。二十年江干得亾恙。豈非趙公力。吾屬幼子童孫。且何以報公哉。

[illegible]代[illegible]山賊劉汝國列傳

劉汝國。別號少溪。蘄黃大盜也。戊子夏。大盜梅堂。公行蘄大同略蔡來季等。而汝國附堂而起。執濰使加以析楊。官兵追捕。輒殺僇縣於樹頭。以示威重。會堂被逮。上有詔梟斬蘄陽市。而汝國與余孟新詹三漢陶九兒賈九兒趙燦等。遂逃走太湖。幾就縛得脫。廼縛汝國孟新妻。檻車膠致黃州繫獄。而是時番僧五人善舞棍。副客三人善舞刀。聞國常為郡縣教師。武技絕倫。皆過宿松長溪山。從國遊。國自以為能得人也。而郡縣又大旱。赤地千里。皆可藉以為亂。夫害

廼與諸倫約。自稱順天安民王。因鑄銅符。治旗志。大書刻富濟貧。替天元帥。而汝國冠幞頭。衣紅袍。孟新冠唐巾。衣白袍。出入擁大蓋。策駟馬。道上鼓吹響呼而馳。甚自雄也。常往來二郎河。知王樹觀朱元三諸宅。積聚穀米頗多。國等計為借宿。且日開困鹿。招致飢民。飢民窺左足而應者數十百人。國并皆執以從巳。頃之。國等復帥其衆。走廖往賢宅。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而界上兵威甚都。不可去。遂使李甫帥兵二百人。轉戰城隍灘。弗克。遂焚燒楓香驛。頃復燒貨前驛。釋獄囚。執過使。略婦女。居民被火者以歷數十家

頼指揮苏勲百戸鄭國重追逐得解是時國等氣稍
衰而鼓不起以軍中有女子故也於是備兵斷黃者
副使陳朴移撫諭使邵陛御史柯挺政欲得應天操
江檄至而後請弓矢也居匹何給諫李廷謨乘傳過
停前歴楓香汝國方流刼湖口殺民兵一十七人還
略宿松汪孝廉余太學吳省祭太湖周苾趙民趙七
與劉寄妻及其媳而吉夢麟屢戰殺七人巳略黃梅
汪兵馬等至城門儆戒道路不通謨乃先以書奏矣
而撫諭使急使副使李杜馳大同僉事陳吾德及陳
朴馳停前陛始具得其狀以請與操江都御史王

用汲。應天都御史周繼。御史喬壁星所劾奏同先是安慶守李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計行。僻不論治。論治同知行府事魏樸如。及太湖丞解廷相。巡徽汪渙。宿松丞劉逢春。巡徽秦尚質。守備爲虎年獨重也。　上有詔。詔各巡撫督率所屬協力勦捕。不許推諉觀望。而解廷相以下。皆住俸待罪行間。於是大司馬洛江以西臺御史莊國禎等。以羽檄徵偏裨諸將軍。詰信地。時巳丑二月也。而洞庭守備孟儒偕開住守備周弘謨。以夙有風望。提兵過黃梅。而備兵使趨縣令王文昌。擊牛灑犒軍。而是時道路

言汝國欲略縣庫邑中多有携家室遠徙者矣儒等旣行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皆目動言肆譟疑卽誘我也卽帥兵啓行行未至門庵內果火起焚燒行李及糗粮譟見居民皆畏賊如虎弗畏將皆爲賊耳目廼請徵徵播矻精兵姑案甲弗舉矣而會蘄州倅陳策善財以爲何物汝國敢慓桀如是耶廼帥鄉民田金浦等往譟間卽使使者止策毋往策竟往也於是孟儒自小丫馳長冲庵弘譟自二郎河馳吳本仕家時國等亦自長溪移柴家山爲險而策已决筴出不意乘隙從山後直擣其巢巢中賊固已偵知

其事矣。先擄竹麻尖遲我帥。我帥居其下。策與弘謨皆貫弓執矢射。策中一人。弘謨中十餘人。國等殊以死鬪而龍坪武家穴。水兵周彭周繼等。不利山戰。皆徙後山奔馳。自相蹂踐。傾跌下山坑者。不可勝數。策被二創死。弘謨被二十餘創。男諸生應時被一創。賴千戶王有德。百戶敖文煥武舉周思治。武生瞿加詔復疾力戰。國等始稍解散也。先是指揮陳鉞千戶司邦典。一軍軍於太湖。指揮朱璽千戶張一龍。百戶戎賓。一軍軍於宿松。而分巡使陳吾德乃為檄使比丘二人。招汝國降。汝國亦報以檄。弗降。比丘國黨也。德

卽梟斬北丘黄梅市。自是之後。汝國亦務書令公。大略欲靖黄州。毋繫家室。通書稱爲急取小事大。明臣劉汝國申請宿松本位。欲投靜而不得靜。欲投安而不得安。今爲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毋以小失大。其爲不恭類如此。而是時汝國已遁入陳漢山居。居民朱淑宅。扃倉廪以招致窮民。於是宿松兵彭烱等挑戰傷五人。而陳鉞執弓矢邦典鳴銃砲如雷。殺賊十四人。賊竟縛邦典。傷左肱。殺陳鉞。及家丁陳三。兵勇鄭榜。教師何理畢欽等二十餘人。殺復過當。國等乃乘輿入宿松邑中。適縣令亦自府至。令汎自北門。國等

入自南門。白晝大都之中。並鼓吹樂作。又若干令云。
語在給諫孟養浩。薦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守誠
疏。已國等復馳二郎河。斷兵田玉經等追逐逃諸偷
陳尚貴等二十一人。就吏。而玉經亦被殺僇死。於是
劉逢春來賊衙二郎河。夜半。微使人縱火燒吳本仕。
及陳漢山粮粮因捕奸細高于洋等。繫。而諸偷則已
馳清潛河矣。而臺御史周繼。御史喬壁星。陳邦科。皆
復上書以 聞。而是時給諫張希臯。杜麋。亦劾奏賊
久不滅。 上有詔。詔將令歸一。不許互分彼此。違拗
誤事。而陳朴。借分巡使陳吾德。屯黃梅。分守使馬鳴

鑾。屯廣濟。徽寧備兵使屯太湖。而播兵及池陽營兵休歙初黟教師打虎手。桐城民兵。安慶募兵。皆四面而至。由此分爲六軍。而吳兵由南陽壽少河江家嶺木頭嶺而入。楚兵及播兵。由藕池長冲庵而入。皆不至柴家山十里止壁。令武舉柳邦奇居中調度國等度勢寡弗敵。夜半皆焚巢而遯。孟儒弘護郎追亾逐北。生獲謝大肅孫一老許浩。王三漢王六見等二十餘人。諸偷復欲奔師工山志在窺蘇松屠安慶拔黃州。奪其家室而去。而是時德州大盜夌子登亦欲因汝國並起。爲州守任春元所建。於是指揮陳德功咨

戶黃希賢。王慶勳。趙宗普。馳兵備南陽。國等與衛鋒而來。戮功挑戰。斬陳養初等首六十三級。生獲小張二等一十二人。殺傷亡算。奪獲大將軍印一顆。濟貧招賢旂七面。器械一百五十有奇。馬騾十頭。諸偷悉走天鵞尖。會莫休兵旦日。諸路兵聞賊敗。皆五合六聚至而千戶張啓胄。百戶蘇府霖。生得王勝等八人。斬胡六等首四級。馬四騎。指揮洪欽。百戶姜宗尚生得王六等十七人。斬獲王長二等首三級。指揮楊文明生得李朝陽等六人。趙應奎。郎子機。生得胡子四等十二人。斬張祖等首二級。武舉黃官聲。生得萬模

等十人，僕寧倉大使湯應龍生得陳廷禹一人，潛山司訓駱廷偉生得王文等二人，斬二漢首一級，劉逢春生獲賈憲七人，斬劉九兒首一級，解廷相，師汪源生獲余孟新及吳彔等四十八人，斬鄒六首一級，從分曹追逐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然吳淞兵多有力也。頃撫諭使周繼邵陛，及御史喬璧星下太平同知楊際明訪誅納，皆如狀，延以捷奏。事下大司馬王一鶚覆議　上於是賜周繼邵陛王用汲金二十兩，表裏皆二之，而郡邑長吏及巡徼吏皆賜俸稟食縣官如故。劉汝國、余夢新等，梟斬安慶市。其後喬璧星疏

邦科奏直隸諸功罪御史井士价奏楚諸功罪上於吳則賜袁國臣金十五兩陳懋功等金十兩潘欽等張應奎等金八兩駱廷偉等魏樸如等金五兩王一鳴等罰俸凡三月於楚則賜陳吾德金十兩孟儒等金八兩王有德等金五兩已念陳鉞及陳策以王事死於兵贈鉞秩一級而策以州倅得轉遷乃復欲捐生以滅賊此皆非人情迺以子一人入監視太學始湯太學張子禮等皆大姓各喜義兵以自衛撫諭使常欲招致麾下於是黃梅曾思學率家丁數十人深入賊巢攻巢先登陷陣卻敵皆其所弗避也

讚曰

兵法百里而爭利者則禽三將軍今孟儒至自小丫嶺弘謨至自二郎河皆去柴家山各七八十里卒禽陳策傷弘謨良然余居里閈習聞汝國孟新故起自匠人門子甚微眇廼致興大兵動大衆異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以柴家山而視長溪陳漢豈不尤險要之徃來停前驛可守矣宜其增兵而建堡也

山賊周志棋列傳

周志棋。邵陽人也。己丑歲大祲。穀貴民流。不厭糟糠。而黃仁倫獨豐於財。困鹿乞盈志棋。廖伏童。乃與廖顯坎嘆曰。吾等欲稱貸於彼。然終不可得。果爾。遂至饑餓死耶。於是禍起一呼應者數十人。夜半直走仁倫所。殺陳祖倫。及其子。以示威武。已開倉廩。覆奪其粟。會邏卒擁衆來救。即逮捕志棋。伏童及脅從周志道。李宗元。廖顯坎。廖顯武。張太一。周才栢。到縣庭對簿。傷人及盜。皆有左驗。縣令請於臺御史鄧陞。覆當。渠魁周志棋。廖伏童。罪至斬。而周志道等。以搶奪論

竊盜罪而等問徒笞九十於右臂膊刺搶奪二字發郵亭二年半先是　上有詔亂民在所不宥而大司馬王一鶚竟以令甲強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皆斬當廖顯坎等六人梟斬如法　上從之以是時搶奪之風熾也

讚曰

余嘗南遊洞庭泛三湘見其下沃壤穀賤則未嘗不仰天而嘆曰嗟乎賈生稱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豈不信然哉邵陽易得穀皆可倣社倉法假令行社倉法則何有周志祺乎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邵陽是也。今甘棠在國門外。枝葉猶茂盛。父老傳以爲吉甘棠也。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鎖兒張茂勝豪列傳

王禮董承恩張鎖兒皆鄖陽戍卒也鄖陽故建行都司堪輿能建參將一人堪輿家傳以為縣學金星居兌旗鼓所前可居參將而行都司高廠可建學丁亥冬鄖陽兩學諸生胡東昭徐登高宋申東廖光宙等乘參將米萬春未到官請於撫諭使李材欲改行都司爲兩學學宮而以縣學爲參將府兩便撫諭使弗從而會分守荆南使丁惟寧與鄖陽守沈鈇亦以攻移請從堪輿議也臺御史始可之頃東昭等亟爲敢圖而諸軍皆鼓譟起何至毀我府所拮据而獨彼經

於是毁郡門已馳諭生首事者屋居悉毁之城中罷市者三日撫諭使迺以書奏 上有詔謂府官輕信生員妄動生事上司官失於鈐制下戎部及給諫雜問後罰材俸半載惟寧俸一載鈇等屬御史柯挺逮問方是時兩浙及神木諸叛軍皆相扇而起而御史郭萬里彭而珩及給諫楊其休陳璧彭國光顧九思朱之鵬皆後先上書大意謂罰治太輕先是御史李飛龍劾奏鄖陽叅將開閫皆鼓吹與軍門埒而軍門海一章奏 上必閱而後發惟恐語及諸軍後撫諭使裴應章奏曰何至是始臣以謂 陵行至均州適

援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爲　上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慓悍必不可逮也及到郡先使一使者縛林林即就繫矣誰謂林難逮也於是　詔書切責所徒輒造訛言搖動軍情屬兩臺訪逮事皆下戎部將丁亥十月也自是之後惟寧從襄陽旋至遠池去鄖可大十里先是詔書未下鄖之戍卒固一千五百餘人皆徙其家室以爲有如一旦加兵討且先發而會寧至下令購獻渠魁不然即加以兵軍中聞而思反可知矣旦日諸軍果群赴惟寧所請御以觀寧微旨寧怒譴之去已

諸軍度惟寧意終不善也以爲莫若吾等先舉且日請備如初寧乃榜掠之諸軍並攘臂而起惟寧卽退堂獨與一門子循墻而走傾跌幾受傷已操一小艇駛數十里始至所館也而當是時變起堂皇倉卒易爲亂賴左右守衛甚衆幸臣悉臣何撫諭使慾使使者殺散以偏備解散已復令捕斬渠魁得除爵於是諸軍生殺王禮並承恩張鎮兒來獻材乃具疏以 聞與惟寧秩三級而大司馬嚴淸議覆以奏大略謂鄖陽之役乃至罰撫臣及守備左遷兵備使逮大守法至嚴也而諸軍之驕橫何護無一法相加乎而況此

年以來陝西靈州之變捕斬楊文遇等三十一人浙江兵民之變捕斬丁仕卿馬文英等一百六十餘人廣東東山之變捕斬諸渠等一百九十餘人廣西平樂之變捕斬張鳳等二百三十餘人梧州之變捕斬梁一貫等五人四川建武之變捕斬李德等十人令毆兵惡者王禮也請致於法　上有詔梟斬王禮董承恩張鎖兒以徇軍中先是　詔捕梅林訛言欲屠鄖陽於是城中之人皆若狂盡奔走幾無人明年春裴應章復上書以聞　上令梟斬梅林它亡切勿治林亦瘦死獄中梅林故臺御史耆佐也舞文弄法欲

專佐三軍有變。而欲因以爲利。始諸軍發難時。並鼓噪軍門。縣諸生於高竿之上。令其呼都御史名曰林。數而辱之。不則千聲俱發。已欲召臺御史蕭和。材乃不得已。躡從門闕相吞諸軍。以爲非真材也。稍以面親樹示。始解。語在舒弘緒疏。然此皆林之主謀也。居亡何。御史楊紹程。案米萬春罪　上曰。罷不必又有搜求歸罪將領。應章亦請以萬春視事如故。意在欲安軍心故也。初撫諭使張國彥。請標下中軍官兵。上未從。以故鄖陽兵殊寡。數三軍並鼓噪。材具言吾無一兵一卒之可依也。

張勝豪辰州軍舍也。庚寅中。常月逃卒衆四名字。棄
食辰沅之間有年。頃沅州復當丁工食辰州丁口粮
而會臺御史貴筑林喬相楚郭惟賢御史徐兆魁念
辰沅諸軍提桴鼓曰莫立軍門甚勞苦工食給三萬
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粮給一萬九千八百有奇米
六千六百余石以上然皆起自二十年也前是戊子
以來水旱相尋歲比逋負而叅將奇德守備彭洪漸
通文移願從諸軍議給餉得由遠及近故將近年額
征錢米截數支領直抵郡邑積故所逋負也於是勝
豪即與米如學及乾州哨兵潘仕遵議而以為義舉

無工食。無錢用也。討莫若聚衆以圖之。然非吾三人爲長莫可者。而是時備兵使孫守業。新到官。會事而分守使陳性學乃以口糧金使漵浦丞唐以論給諸軍。勝豪乃告如學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遽欲盡得餉金哉。是夜。夜半豪等自乾州哨各執鬪器擊破隘口。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強虎哨附關強豪等勿出。豪等復擊隘門。毀其屋居。直走篁坪。拔城而入。而守備使袁時太引兵捕伏岩山。執如學。勝豪大言曰。若不釋如學。吾斷若頭矣。廼解縛。即馳洞口。巳馳清溪哨。毀指揮使公署。巳馳五寨哨。而勝豪之

衆固已三百餘矣皆由間道馳黃公冲因至石羊哨復毀何指揮公署馳水吅營而麻陽令羅俊民先已使邏使朱廷臣來檄招撫矣廷臣既由石門至石羊哨告豪等豪等不從竟馳水塘凹巳縣復置白牌紅旗各二面大書撫諭使使者張汝烈送來紅旂懸桅杆示豪等令豪等止舍河上候縣令至而後使豪等得入城也是時城門儆戒獨開東門豪等乃毀折旂杆殺監門張大進遂入城奪居民王安劉天元等數十家酒米及羊豕園蔬食之俊民恐生它變延令城中居民毎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巳擊牛酒

犒豪等因給米五石金二十兩令解散豪等殊不滿意以爲曩者缺我輩餉凡十五月必如數而後可也於是俊民請於守巡使因告三臺廵使指揮使汪如淵送奉旗牌掃洒河上鳴金鼓設案焚香召豪等跪把聽宣　朝廷威德豪等叩頭我知有死罪凜凜殊不足以辱明府斧鉞也俊民見豪等既知悔罪以爲所志不過在餉金然此日當予者亾它賜廼請沅州庫凡四千六百二十有七金屬經歷李聯芳給軍此廼曩者豪等所不避刀鋸以請也今得厭飽其欲而去豈不媮快耶而是時三臺欲得渠魁甚亟乎俊民

以爲豪等。旣幸得除罪。又予金。自以爲得志歸。必不
意我邏卒從中起。廼先期使使者黎得勝等。捕伏栗
出凹。頂豪等果揚揚伏馬箠來。遂入瞰。欲爪分其金。
而得勝等直乃鋤鑄勝豪。仕遵二人。竄與廖致指揮
王尚仁所。請於三臺。事下備兵使。以軍法榜掠百餘。
割左耳以狥三軍。而米如學先從監中得越墻。爲從
去。後邏卒勝啓賢。生獲如學來獻。及行刑亦如之。於
是三臺見勝豪如學故千戶錢可大所部。仕遵故指
揮蔡正國所部。皆輕重當罪以 請。是時乙未夏也。
初辰沅以脫巾見告者數矣。而兩臺以爲計莫先於

足餉。餉出辰常者什之四。出長寶衡永荊岳者什之六。於是月有催。季有比。歲杪有查參之法。可謂至備。曩者君豪等所謂缺餉十五月。皆郡邑舊逋也。

讚曰

韓子稱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信哉是言也。鄖陽之變。辰州之變。皆疆吏所豢養者。何至以一糇粻之故。遂反唇而相稽哉。悲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假令賈生而在。何勝哭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楚事非不足餉明矣。藩鎮之遺禍也。

福建

平莆田游天王柯守岳列傳

柯守岳。莆田山寇也。邑故有廣業里。可一百二十里而遥。其上重崗叠阜。深峻紆廻。號爲盜藪。守岳乃結寨於其中。開山而耕。里中皆以爲治邪而無有覬伺者矣。當是時日者顔玉湖善言五星及卜筮。虚高人爵位以誘人。往視守岳。陰許之。先是雷伍何南山許一溪等與岳有密謀。聞玉湖言。勃勃然心動。自言游天王授余兵書寶劒甚神密。由此晷子弟多有從岳遊者矣。是時里中丘汝夫父有異志。亦歸岳期欲舉

事。遂相與謀曰。今歲饑民流。城中斗米金錢以上。欲舉在此時。時乎不再來。岳曰。必山石生花而後可。居亾何。岳祥使人言永春南安石生花。岳遂與汝夫突曰。時可舉矣。即約范龍蒼溫古塘等為一黨。椎牛以盟。頃以赫疏為簿。記諸盟者名姓。岳獨不書名姓。惟掌諸名姓簿籍。號召諸酋。是日即鳴金鼓。張旂大書游天王。立雷伍為隊長。許一溪為中將軍。范龍蒼為東方將。吳湖山。張西溪為旗首。許石溪。曾湖江為甲長。劉樂陳六等為兵勇。皆服五色衣。召玉湖居其中。演禽視吉凶。於是塞井夷竈。與雷伍等行。行未至滿

長。略顏京環家產及羊家。傭從者。先是漳州人。鄭志弘與汝夫約。頂食盟。汝夫廼索弘殺之。取其血釁旗鼓。遂入永福。所過必縱火焚屋廬。屋廬皆為炭燼矣。而分守使馮孜請于臺御史周家。因使指揮使楊昌言招徠岳。岳降。岳詳為歸降。且日復鹵陳四李德厚等而去。廼使吳桐至蒲長詗事。事覺。百戶王元陽執之。而岳已過五都至石壁矣。我兵行捕。斬楊玉泉首一級。生得顏玉湖一人。而岳亦殺鄉兵二人。鹵丘子清一人。斬鹵相當。項還走斗湖。止劉茂所。遂略其橐中裝。走大洋樟樹壟而去。於是把總王子龍提兵至斗

湖岳等又復遠遯矣龍追逐抵烏石巢屢與岳戰大破之斬王子龍温古塘羅梅林首級並得許一溪曾湖山等十餘人奪獲弓矢旂幟諸什物亾筭而岳與雷伍等皆亾抵深谷中是時把總胡全度岳必從間道走遁以軍軍廣業白沙間扼賊間道亾何雷伍范龍蒼等果至於是全兵捕伏從間道起倉卒得雷五等二十餘人復蹤捕獲陳禄許石溪何南山二十餘人岳猶得逭閩安鎮頃柯守和具以實告邏卒跡且至閩安乃捕岳獲輿夥致軍門下守巡使大會庭中輕重當岳等罪以　聞事下大司馬問狀是歲巳

丑夏也。其後大司馬王一鶚，請以柯守岳等四人梟

斬莆田市。坐范龍　等一十七人罪至死，弗赦。始吳

桐妻朱氏，與陳見泉通，見泉因强執桐往，桐非其所

願也。大司馬以桐等十九人與俱有可矜，乃請比陳

受恩例，得減死。陳受恩岑岡賊也，都御史秦燿以賊

從故請適邊，上可之。

讚曰

以余所聞，莆田與永與接壤，號爲盜藪，猶以洗命法

行之可乎，不可乎。守岳以一亾命群聚不逞之徒，相

扇而起，莆田幾動搖然。陛下有靈，旋起旋滅，亾岳

亦何爲哉悲夫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鎮海龍亞宮諸倭列傳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汛有倭操舟什餘艘從西南來居二三日有倭操舟二艘從東北來命傍人鼓汛而內走走鎮海洋甚急橫海將軍以兵麋諸倭諸倭望見海上舳艫如雲旌旗耀日皆大懼懼誅反風走外洋復鼓行而去也是年春汛得亡恙幸甚於是都御史趙可懷具以實報 上先是懷到官督事會壬午冬汛甫畢懷為閩畫大計莫先于海防遂躬自詣諸寨嚴舳艫簡士卒以故諸倭獨畏懷不敢入閩界父老傳以為戰陣之具鉦鼓之教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

明年三月，復春汛，有倭至自東岸黃崎牛山外洋，及龍王宮洋。把總黃道常從樓船卒乘風要而擊之，生得倭酋姚沙機一人，脇從漢人一人，斬首十三級，奪獲被鹵漢人一十六人。故事，倭不至百餘人，舟不至一二艘，而酋長僅爲舟主者，能捕斬一人，予十五金。倭從一人，予十金。漢脇從賊一人，予五金。皆不得敘爵賞。是時黃道部兵在海上，法不當月報倂斬，迺竟自報也。於是御史楊四知具以請。上事下大司馬。張佳胤以何官舍魏應坤、鄭春白敦貴，具言生得倭

酋長一人願爵賞戍卒蔡時宜生得倭從賊一人願諭贖皆於令甲不便令用戍卒必捕斬三人得除罪於是坤等不當敘爵賞賞金坤等十五兩宜十兩詔可之

讚曰

余考九邊自遼至關中八千餘里而海亦自東粵至遼八千五百餘里殆異哉閩以宅患患苦海三四月東南風汛諸倭往往自粵趨閩而入於海所從來久遠頃頗以恙豈有道則先服倭亦然耶